

眷村

Military Family Quarters in Taiwan

眷村通常是指台灣自 1949 年起至 1960 年代，中國大陸各省的中華民國國軍及其眷屬，因國共內戰而隨中華民國政府遷徙至台灣後，政府機關為其興建或者配置的村落。

形成背景

- 1945 年二次大戰後，中華民國政府收回日本台灣總督府管轄區域，已經逐漸有中國大陸各省居民與官兵來台灣。
- 1949 年，中華民國國軍失利於國共內戰各省軍民、政府人員被迫轉往台灣定居。據統計，1946 年台灣人口約 610 萬人，1950 年卻激增為 745 萬人，其中增加的數量絕大部分為此階段的新住民。中華民國政府為了解決 150 萬以上激增人口帶來的居住問題，開始興建房舍或安排宿舍，並將新住民以軍種、職業、特性等，分別群聚於一定範圍，即為現在所知的「眷村」。
- 1990 年代後，因眷村老舊改建後的混住與年齡結構等多項社會因素，台灣居住於眷村的外省人口比例迅速降低。

歷史

- 1945 年，日本戰敗、中華民國光復台灣之後，第一批國軍與眷屬陸續抵達台灣，簡陋眷村開始出現。
- 1949 年國共內戰失利，中華民國軍公教人員與眷屬隨政府撤至台灣後設立「軍眷管理處」，開始大量興建眷村。
- 1956 年，蔣宋美齡帶領婦聯會、工商界與華僑募款集資興建眷村。該年戶口普查資料，外省籍人口達 120 多萬，當時台灣總人口 987 多萬人。
- 1961 年，波蜜颱風侵襲台灣，結構簡陋的眷村受到重創，多處眷村遷建。
- 1970 年，國防部成立「軍眷業務處理處」，專門處理眷村改建、搬遷、管理與軍眷服務。
- 1977 年，行政院長蔣經國確立「國軍眷村改建」原則，由軍方提供土地與各級地方政府合建國宅。
- 1987 年 10 月 15 日，行政院通過《赴大陸探親辦法》，兩岸正式開放探親。

- 1996 年，立法院通過《國軍眷村改建條例》。隔年通過《國軍眷村改建基金》。
- 2001 年，桃園縣舉辦第一屆眷村文化節，播放眷村影像紀錄片。
- 2002 年，新竹市將環保局舊建築改建成立「新竹眷村博物館」，為全台第一座保存眷村特有文化與生活特色的博物館。
- 2003 年，臺北市信義區四四南村 4 棟眷舍被列為歷史建築，並成立「信義公民會館暨文化公園」。

在台北市松勤街 50 號第一個眷村「四四南村」就是眷村建築新貌的一個縮影，承襲了傳統眷村的規律與集體控制的模式，四四南村為大陸青島之聯勤四十四兵工廠的員工及眷戶們居住的區域，原地曾是日軍陸軍庫房。整體建築為「魚骨狀」架構，材料由竹片及石灰泥巴糊成，後期建築才為磚牆結構。



台北“101”大樓腳下最古老的眷村：四四南村



眷村代表群落之一；臺北市四四南村



四四南村中展出的眷村客廳



四四南村中展出的眷村餐桌

生活特色

幾十戶至百戶眷村規模，成為近似隔離的單一社區，此特性雖讓同一眷村內居民互動密切，但是也不易與社區外溝通。加上生存空間狹小、公共設施缺乏、眷村建設落後等因素，又有着共同愛國、反共等意識與同一軍種職業下，所以產生住戶間情感聯絡頻繁的社區意識。

早期軍人士身分相當特殊，由其居住軍營附近戒備甚嚴，其周邊眷村也都屬於軍區管轄範圍，當時為了分辨身分，軍屬需出示居住證以利通行出入。因當時軍人薪餉相當少，政府為補助其生活所需，提供教育補助、醫療就診及日用的米、麵粉、沙拉油等日用品發放，所有補助軍眷都需憑眷補證作為依據。

早期眷村係因封閉式村落，有着共同愛國、反共等意識與同一軍種職業下，所以住戶間的情感聯絡頻繁。常見的釀製食品或者鄰居互相幫忙製作節慶應景食物；最常見的休閒活動就是麻將。而眷村居民來自各種不同省份，也帶來了各地特色麵食與口味，讓台灣麵食文化更豐富。而部分的眷村黑話也融入台灣日常用語中。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受降典禮後之文藝委員會全體合影
攝於台北公會堂前

台北公會堂前參加受降典禮的中華民國代表團。圖中除了中華民國國旗之外，還可見到牌樓左上方所懸掛的美國國旗。



眷村是出現在近代台灣歷史的特殊建築與居住型態，承載了許多人的成長記憶與生命經驗，也是珍貴的文化資產。一九四零年代末期，兩岸局勢丕變，

台灣湧進了一百二十萬左右因為戰亂而離開中國大陸的軍民，國民政府為了照顧當時的軍人及其眷屬，開始了眷村的設置。至今，眷村已有超過六十年的歷史，全台總計曾經有過八百八十六個眷村，十萬八千多個眷戶，主要分佈在台灣北部、中部、南部等都會區域（見附圖）。眷村數量最多的前五縣市分別是台北市（191）、台北縣（94）、台中市（86）、桃園縣（83）、高雄縣（66）；以眷戶數量區分，眷戶最多的前五縣市分別是台北市（18138戶）、桃園縣（13244戶）、高雄市（12651戶）、高雄縣（9640戶）、臺北縣（9611戶）；若以軍種區分，陸軍眷村最多（310），其次是空軍（266），然後是後備司令部（118）。隨著台灣社會的人口成長與政經發展，國防部在更新老舊房舍的考量下，陸續於一九八零年代開始推動眷村改建。對於政府部門而言，眷村改建意謂著一種更有效率的土地使用方式，也是台灣整體社會變遷的一種必然趨勢；可是對於眷村住戶而言，眷村改建意味著居住環境與人際關係的重大改變，對於文化保存而言，眷村改建則是一次巨大的衝擊與損失。因此如何在眷村拆遷之前，設法將眷村文化保留下來並予以活化也就有其重要性和時代意義。除了保存眷村空間與實體建築之外，我們認為眷村文化保存也應包括眷村生活中的器具設備、衣物用品、飲食習慣、人物故事、家書照片、人際關係、社會網絡、歷史文件、資料檔案、集體記憶等。在文化建設委員會的推動下，眷村文化網的建置就是希望可以透過網路空間和數位平台的建立來推動眷村文化的保存工作，增進社會差異之間的瞭解，進而豐富台灣的文化面貌與人文內涵。



眷村，是台灣近代社會重要的歷史地景，眷村裡南腔北調，別有一番生活況味；而每逢國定節日，眷村裡總會自動掛起國旗。

拒絕遺忘

文 蘇偉貞

蘇偉貞，廣東番禺人，1954年出生。自幼成長于台南眷村，以《紅顏已老》、《陪他一段》、《世間女子》、《舊愛》、《離開同方》、《熱的滅絕》、《沉默之島》等小說作品蜚聲文壇，其中多部著作涉及眷村裏的情愛、生活、女性等議題。近年亦編有《台灣眷村小說選》，致力於眷村小說史的建立。

現在談眷村，還真有點時空錯亂之感，以大陸位置投注眷村樣貌，“眷村子弟江湖老”或可道出一二此時此地眷村世代的變遷與滄桑感。張嬭主編的《寶島眷村》一書，結集不同媒材的眷村創作類型，儼然是座紙上眷村展覽館，透過田野調查、影視、文學多元媒合，證成眷村過往生活，說明瞭“此曾在”的事實。眷村作為一種隱喻與實體，同時是個懸念：眷村真的已經內化為集體記憶了嗎？眷村子民的流離命運真的結束了嗎？

要回答這個懸念，或許我個人眷村生涯的現在式是個不錯的切入點。1973年我邁出了出生成長的台南影劇三村北上讀大學，那一刻影劇三村變形為我的“故鄉”。畢業後我留在了台北，並且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家庭，幸運的是我的“故鄉”僅僅在三百公里外。多年後，人世流轉，我父親人生來到最晚的晚年，我起念回家陪他，於是應聘成功大學重返台南，但我早已失去了當年的天真，可不變的是對往昔的眷戀。我不時穿走傾圮的影劇三村巷弄，甚至到菜市場面攤吃一碗老滋味陽春面。成功大學九大校區以小東路為輻輳，影劇三村在小東路底，我是在小東路頭的陸軍四總醫院出生，我曾玩笑說：“我的人生，一條馬路就說完了。”

不久延宕多年的眷村改建工程總算完工交屋，我隨母親二度住進就地重蓋的大樓第十層新家，而父親終沒等到這一天，差三個月先過世了。從離家三十五年後的十樓望出去，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一邊是保留未拆的遺址廢墟，一邊是鋼骨結構新老家，橫亙中間的是“複國路”，這真是最最反諷的人生圖式了。記憶疊床架屋如幻影人生，這裡曾是建構安居存活的家空間，又是離散族群返鄉的仲介地，然久待之後，我們當然明白當初建村宗旨的“複國”神話早已破碎，我的眷村新老家以如此姿態訴說眷村子民老的小的不能也不願放棄回憶的結果，而這樣的掙扎有什麼看頭呢？我想，是在這樣的基礎上，《寶島眷村》的出版才有意義。

本書收輯了出身桃園眷村的學者張茂桂的《眷村想像》、嘉義眷村影視製作人王偉忠的《眷村是我的娘胎》、眷村題材連續劇《光陰的故事》的編劇毛訓容的眷村真實故事、舞臺劇《寶島一村》編導賴聲川專訪、王蓉蓉的眷村菜譜、楊南倩的眷村幫派題材電影《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探討、外省流離者的家書徵文等，藉由不同形式不同面向的創作，不斷投射一己的眷村記憶版圖。我不由聯想到，如果我早年出版的長篇小說《離開同方》（1990）以同方新村寓意影劇三村，被視為我個人“還願之作”的說法有其普遍性，那麼，《寶島眷村》裏發想個人眷村的原創之作，何嘗不可作如是觀，換句話說，人人是自己執行眷村安居與漂流的辯證者。當然我無論如何也不能想像，眷村村邦毀壞得如此快速，回望之餘，往深裏看，我的期許是，傳達眷村記憶，這裡頭沒有悲情。巴勒斯坦最雄辯的代言人薩義德（Edward E. Said）的《鄉關何處》（*Out of Place*，簡體版譯為《格格不入》）是流離者傳記，他的故事從來不是個案，流離者伊于胡底的命運，是歷史的謬誤也好，是人生的錯置也好，薩義德並沒有控訴。如果我們能理解薩義德，就能理解“眷村性”，即如王偉忠所說，如果他活得還算精彩，“是因為眷村滋養了我的靈魂”，我覺得，眷村子民該有這樣的志氣。

我曾在2004年編了一本《眷村小說選》，收了朱天文的《伊甸不再》、張啟疆的《君自他鄉來》、袁瓊瓊的《滄桑》和苦苓的《想我眷村的弟兄們》等作品，伊甸、他鄉、滄桑，都導向了眷村的存在與身世。1987年兩岸開放探親伊始，眷村子民如鮭魚回遊彼岸，而人事全非，返鄉路徑從某個角度看，已經縫合，眷村子民絕大多數已在台灣安居生根，眷村生成故鄉，因此，返鄉在那一刻，既是回去又是回來。2009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匈牙利德裔作家荷塔·慕勒（Herta and Paul Amiriler）有很接近的身世內在，慕勒出生於一戰後，是從奧匈帝國被劃歸匈牙利的德裔後代，版圖的重劃讓慕勒族人一夕之間分散流離，身份認同問題不僅是匈牙利最深沉糾結的問題，也一直是慕勒族裔的痛苦之根。慕勒在三十五歲那年“回”到西柏林定居，以自身的流離感知將“返鄉”過程詮釋得十足動人：

返鄉之路是顛簸崎嶇又滿懷感恩。好像困境求生的陀螺，一遇到打擊又會重新開始打轉。這條歸鄉之旅扣住我……我既無法承擔，但也無法放手。……我是我命裏的逃兵。我渴望……退縮逃避時，我能悠然地帶著優雅貴氣的微笑。

慕勒的創作力很重要的一部分來自拒絕被遺忘，流離身世正是創作的核心。她曾言寫作的內在能力就是尋找，尋找什麼呢？她說：“我只有一個對自己的問題，一個加諸我，加諸其他人身上的問題。我看見了那麼多悲劇。”

同樣拒絕遺忘，我的眷村“復國路”左邊未拆的老影三代表了以前，“復國路”右邊的影三華廈是現在進行式。兩者以如此面貌同時顯示在我生活中，這真是最魔幻懾人的景象。我想，概括了多元眷村題材表現的《寶島眷村》，也具有這樣的功能，既觀照以前，也反映現在；既在地，也外省。

眷眷深情

《那一夜，我們說相聲》中，李立群“國與家”的段子，場景就在台北市第一個眷村，四四南村。在四面竹籬笆的擁擠空間中，左鄰右捨得爸媽吆喝著各家的孩子回家吃飯，台灣媽媽在這裡學會分辨四川辣椒和湖南辣椒如何不同，上了年紀的老人聽著京戲《四郎探母》，老淚縱橫地哼著“我有家歸不得”。

眷村，台灣土地上特殊的政治和文化產物，是台灣人的集體記憶，見證外省人從臨時到落地生根的過程。陰暗老舊的眷村，象徵著許多外省人的處境。外省人綽號“老芋仔”，長相不好的芋仔是不需要施肥的根莖植物，扔在哪就長在哪，台灣遍地都有。芋仔命賤，“老芋仔”型的外省人命也薄得很。今天台灣外省人，只佔台灣人口不到百分之十五，許多處於台灣底層。當年相信回家之期指日可待，許多人家裏連傢具都只買最廉價的藤製品，更何況不動產如房屋或土地，也因此，他們大多數被拋在台灣經濟迅速起飛之外。

人的遷徙，迫於時勢，出自無奈。台灣的歷史，是一篇篇血淚交織的移民史。1949年，是歷史的一個篇章，在歷史的大敘述下，看不見個人的兒女情長，看不見與至親生死訣別的銘心之痛。居住在眷村的外省人，只有默默承受思鄉之苦，只有在午夜夢回中，無數次回到記憶中的老家。眷村的竹籬笆外，是經濟突飛的台灣社會；竹籬笆內的世界，交織著過去的記憶。這些記憶，隨著老人的凋零而埋葬。

竹籬笆內的記憶加上濃濃的離鄉情懷，使得眷村題材一直是台灣文壇、戲劇、電影電視界的創作元素。從李佑寧的《竹籬笆外的春天》、陳坤厚的《小畢的故事》、盧戡平的《搭錯車》、楊德昌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張作驥的《美麗時光》等電影到張大春的《我妹妹》、朱天心的《想我眷村的兄弟們》、袁瓊瓊的《今生緣》、蘇偉貞的《有緣千里》、孫瑋芒的《回首故園--眷村生活描述》等文學作品。2008年以眷村生活為題材的電視劇《光陰的故事》，還有賴聲川的舞臺劇《寶島一村》，在台灣掀起眷村熱，吸引不少媒體報道，讓眷村的文化面貌與歷史價值再次受到台灣各界的重視。超過半個世紀以來，眷村已成為當代台灣不可或缺的一塊人文拼圖，大陸各省文化在台灣交融與碰撞，豐富了台灣傳統與流行文化，影響力更輻射全球華人社會。

保存眷村可以豐富台灣社會的文化資產，也可以拼湊台灣人的集體記憶。如今，台灣各地紛紛建立眷村博物館、生活園區，希望為這個動蕩年代中的移民軌跡與感人故事留下珍貴記錄。隨著全台灣標誌外省人的眷村一一拆除，外省人的身份也將在台灣的族群融合中日益淡出。然而，那一個個賺人熱淚的平凡故事，不應隨著時空轉變而深藏在記憶中。只希望，人為的隔閡，不再。人和人之間，希望能以同理之心，認同每個人平凡的悲情與希望。

台北市第一個眷村“四四南村”，就在全台灣最高樓台北 101 腳下，繁華的信義商圈中。如今這裡被改造成“信義公民會館”，許多文藝活動在這裡演出，人們來這裡遛狗、騎自行車、散步。眷村有了新生命與新意義，人們如今可以心平氣和地面對過去這段歷史，流離兩岸的外省人與眷村，在歷史的篇章中，終於找到一個適合的位置。

永遠的過客臨時的家

台灣眷村到底有什麼歷史價值與文化意涵？最簡單的回答應該就是--它承載了外省族群與台灣社會及其他族群交融互動的軌跡，也是他們從臨時安置到落地生根的見證。眷村是台灣特有的歷史產物，其獨特的空間環境所涵蓋的日常記憶與人際網路，是許多外省族群共用的生命經驗，是台灣重要的文化資產，更是大陸各省文化在台灣交融後的新生。在這樣一種特殊的歷史脈絡下所形成的聚居形態，讓眷村雜糅了來自大陸不同省份移民的文化和生活元素，也漸漸形塑其根著本土的歸屬感。眷村即將隨著改建而走入台灣歷史，改建所牽涉到的並不僅僅是眷民的居住問題，更重要的是，眷村是外省族群在台灣生活半世紀的縮影，是台灣生命共同體的載體，豐富了台灣的文化內涵。——節錄自《眷村的前世今生》（台灣“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9）

眷村走透透（1）

文 李俊賢

近年來，眷村被大舉拆除或遷建，形成眷村文化的“危機”與“轉機”。不論村裏村外，愈來愈多關心文化發展的朋友集結成一股力量，以實際的行動來保存眷村文化，不讓“眷村”在台灣多元的文化光譜上缺席。“文化”往往要遭逢某種生死存亡臨界點才會產生自覺，或是得到異文化眼神的關愛青睞時，方從隱身的角落慢慢浮現出來。

李俊賢，祖籍廣西、台灣生長。世新大學圖文傳播研究所攝影組碩專班。自由影像及文字工作者、眷村影像紀錄創作人。文建會 2009《眷村的前世今生》作者之一，台北 2009 聽障奧運大會攝影，參與金門“國家公園”2009 古厝民宿委託拍攝案。曾參與“消失進行式--台灣眷村照相簿”、“眷村開門”、“空城記憶”等多項攝影展覽。

什麼是台灣眷村文化？眷村文化就呈現在眷村的餐桌上、窄巷間、廣場裏，還有居民的言談舉止、價值觀。眷村在台灣“食、衣、住、行、育、樂”等生活點滴，累積一甲子後，逐漸描繪架構出眷村人特有的文化輪廓，在捉襟見肘的眷村裏，發展出一套“懂吃穿”的生活哲學。儘管不同軍種和地區的眷村樣貌互有異同，但對大部分軍人和眷屬而言，“窮則變、變則通”的克難本質、忠心耿耿的愛國精神、“鄰居猶如親人”的緊密鄰里關係，無疑是所有眷村的共同基調。

吃在眷村

台灣的眷村味，集合了大陸各省的美食地圖。麻辣夠味的辣子雞丁、外酥內脆的燒餅油條、紮實帶勁的山東饅頭、酸勁十足的東北酸菜白肉火鍋、肥而不膩的東坡肉，當然還有紅燒、清燉兩相宜的牛肉麵，以及餃子、麻辣鍋、包子、甜酒釀等不一而足。這些台灣常見的口味，其實大都來自於1949年前後的大陸移民。也許當初只是聊慰思鄉之情，或做個小生意養家糊口，沒料到卻創造出精彩豐富的現代台灣飲食。而眷村，正是大陸移民中最具代表性的群居聚落。眷村也就成為大江南北家鄉菜的交流集散中心，“南米北面”是飲食的大原則。接下來年輕軍人到了適婚年齡，於是在台灣就近嫁娶，讓閩南、客家、原住民等的台灣飲食，紛紛加入眷村菜這個大家庭。

以隸屬空軍的三重市三重一村、台中清水信義新村和銀聯二村為例，部隊遷移到台灣之前，曾長期駐紮四川、貴州一帶，來到台灣之後，他們還是吃著麻辣的四川菜，操著四川口音說話，即便他們並不都是四川人，卻將口音與川菜都移植了過來。而居民以雲南人為主、來自滇緬邊境的桃園縣忠貞新村，米幹、米線是他們的主食，其飲食特色影響了附近平鎮、中壢地區，在龍岡圓環一帶形成雲南美食的大本營。大薄片、豌豆粉、椒麻雞等正宗雲貴小吃，這裡全部都可以吃到。

在經濟條件不佳、物資匱乏的年代，克難的精神也反映在美食上，家家戶戶的媽媽們，都練就了就地取材、隨機應變的好功夫，這一餐的剩菜剩飯，再稍作加工，又可以飽餐下一頓。眷村的人情味濃厚，與鄰居“分享”家裏的私房菜，更是所有眷村的生活常態。而村子口常見的面攤或燒餅油條豆漿店，更是眷村人鄉愁的一部分。

農曆過年該是眷村最精彩的飲食舞臺，過年前各家院子開始吊掛廣東香腸、湖南臘肉、南京板鴨、金華火腿、豬肝、豬頭肉等，種類繁多，各有風味。偶爾出現的冬天陽光，蒸曬出肉品的油脂滴地，臘味隨風四溢，年味濃得化不開。年節裏，酒也是重要角色，做臘味少不了金門高粱，年夜飯餐桌上更是不能沒有它。其他像是馬祖老酒、紹興、紅露等也都輪番上陣。許多眷戶的客廳都有一面嵌著木頭層架的牆，那裏就是這些酒展示待命的地方，特別是金門酒廠特殊造型的紀念酒，肯定是佔據最顯眼的位置。

穿在眷村

每個眷村總會發現幾個木板小招牌，上頭排列著油漆手寫字體“修改衣服”、“修改軍服”。手巧的眷村媽媽靠著裁縫的手藝，幫客人換拉鏈、修改褲長、腰身，因為物資缺乏，大家可捨不得輕易丟棄衣物。部隊裏淘汰的舊軍服變成居家服，孩子的衣服則是手足之間一個傳一個，妹妹接收姐姐的，弟弟撿哥哥的，要是破了，加上補丁又可以再穿幾年。

美援物資也是不少人的衣著來源，“淨重五十公斤”的麵粉袋內褲，如今早已成為懷想當年的經典笑料。教堂的外國神父提供美國百姓捐贈的舊衣，也陪伴著許多人度過春夏秋冬。一般而言，軍人的穿要簡單多了，大部分軍人都是穿著軍服拍結婚紀念照和宴客，休假外出時，也會穿著軍服和家人出遊。除了省事又拉風之外，坐車、看電影、或是逛動物園，還有軍人優待票可買。

嚴格的外省教育

大部分眷村第二代都在台灣出生。從會說話或識字開始，大陸老家的地址就成為眷村子弟必背的功課，即便有口無心，倒也滾瓜爛熟。也許近在福建、江浙，也許遠達內蒙古、東北，當時誰也不知道，背這些地址到底有沒有用，親自踏上父母親故鄉的那一天到底會不會來。但逢年過節時，遙祭大陸列祖列宗的固定儀式絕不能免。晚輩雙手拄香在胸前，似懂非懂地聽著長輩們操著家鄉話喃喃自語。對下一代是家庭教育，對長輩則是刻骨鄉愁的自我療愈。

直到 1987 年開放大陸探親，眷村長輩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唯有兩鬢飛雪。生離死別幾十年，他們大多期待子孫能夠一起返鄉，見見烽火下殘存的親人，細訴故鄉泥土上的童年蹤跡。

經年累月因公在外的軍人爸爸，大都扮演不擅言詞但異常嚴厲的角色，媽媽則要以外柔內剛的方式身兼父職。木棍、皮帶、藤條有可能是各家不約而同的家法，不挨幾頓印象深刻的揍，成長路上好像就太平淡了些。由於同村的軍人父親多任職同一單位，放假在家時間大致相同，眷村媽媽們懷孕生產的時間也都相去不遠。所以鄰居孩子同一年齡、同一班級的幾率頗高。

為了方便大批眷村子弟就學，軍方陸續成立軍人子弟學校。現在的台北市懷生國小、桃園縣陳康國小、新竹市載熙國小、台中市省三國小、台中縣汝鑿國小、雲林縣拯民國小等早期都叫空軍子弟小學。1967 年左右，軍方轉交地方政府納入正式教育體系，各校並改以空軍英雄的名字作為校名。桃園縣楊梅鎮埔心地區因為聚集了七八個眷村，地方政府於是成立四維國小以滿足學齡兒童的需求，雖然這所小學名義上並不是軍人子弟學校，也有少數閩客籍學生，但實際上也相去不遠。四維國小的校徽以梅花為底，交錯著毛筆和步槍，文武合一的意義與眷村特質頗為契合。

也許在父執輩軍人身份的耳濡目染下；也許父親壯志未酬，所以希望子女克紹箕裘；也許因為父親在軍中有良好發展，官運亨通的他想庇蔭子孫；也許受到同

輩鄰居同學陸續就讀軍校的氣氛影響；也許受制于家無田地財產和社會關係的劣勢，“職業軍人”成為許多眷村第二代的選擇。投身軍旅多年的父親們，對於子女就讀軍校的態度有兩極化現象：有些孩子不愛唸書或冥頑不靈，家長強力主導他們念軍校，期待嚴格的軍事化教育能重塑性格與人格；但也有些父母堅決反對子女步上後塵，希望他們好好唸書，能開創不一樣的人生。或許因為戲曲是眷村人的重要精神寄託之一，有不少眷村子弟被送進隸屬軍方的陸光劇校、海光劇校、復興劇校、左營豫劇隊等，學習“長槍、短打、身段、唱腔”，以及劇情裏的忠孝節義，尋找自己“生、旦、淨、末、醜”的人生位置。

經歷幾十年光陰，一般軍人家庭的經濟狀況從拮据到過得去，外省長輩常灌輸下一代的觀念就是：“讀書是唯一翻身的機會，家裏沒能幫什麼，只有靠你自己了！”在六七十年代，一句順口溜“來來來，來臺大；去去去，去美國”，清楚點出年輕學子努力的人生目標。這股風潮眷村子弟也沒錯過，就算念的不是臺大，爭取到美國留學的意志一樣強烈。要留學，沒錢哪動得了！家裏頭一點黃金首飾能賣的就賣，可以抵押的就抵押，再不然父母就拉下老臉向人借錢，只要能把孩子送出去，哪怕是傾家蕩產都願意。

眷村走透透（2）

玩在眷村

在電視還沒發明的年代，眷村娛樂似乎有許多的可能性。最簡單的消遣莫過於大樹下擺起龍門陣，拼湊幾張半退休椅子，聊天南地北、發陳年牢騷。眷村的廣場可說是個多功能空間，立兩座籃球架，白天就是個籃球場；晚上倦鳥歸巢，則成了偌大停車場，停放了部隊交通車以及後來日漸增加的私家轎車；若在場中央拉起白布幕，不折不扣的露天蚊子電影院迅速完成，觀眾們自備座椅，準備迎接隨劇情起伏的喜怒哀樂。演員李立群曾在《這一夜，誰來說相聲》裏，描繪出眷村電影布幕不時隨風飄動、電影影像隨之扭曲變形的生動模樣。

“魏龍豪、吳兆南上臺一鞠躬！”這句開場白相信眷村人大都耳熟能詳。相聲大師在段子裏抑揚頓挫、說學逗唱，不斷抖包袱、添笑料，聽眾湊著收音機邊上豎直耳朵，即使不是每個段子都那麼好笑，依然跟著如浪潮般一波波的罐頭笑聲“窮”開心。也許因為珍惜，因為單純，所以很簡單就得到快樂。神奇的收音機也為大家送來京韻大鼓、數來寶、鐵板快書等各種曲藝，還有扣人心弦的廣播劇、國臺語老歌和京劇。特別是京劇“西皮、二黃”的高亢悠揚、鑼鼓鈸鑊節奏的清脆有力、票友斷續清唱著似懂非懂的京劇唱腔，流瀉交織在雞犬相聞的巷子裏，徹頭徹尾營造出最對味兒的眷村氛圍。

評價兩極的“麻將”，討厭的人總把它和嗜賭如命、品行不佳聯想在一起；喜歡的人奉它為鍛鍊腦力的“國粹”，經常高舉“預防老人癡呆症”的醫生說法為麻將去污名化。即便如此，麻將仍是眷村裏的普遍運動，牌友之間常戲稱自己是在桌上幹遊的游泳健將。熱中此道者，客廳裏大人開大桌、小孩開小桌也不足為奇。麻將洗牌或出牌時聲音響亮，把可以消音的羊毛軍毯往桌上一鋪，多少能減少鄰居對麻將噪音的不悅抱怨，避免他們密報憲兵隊來抓賭。早年，眷村可是憲兵隊的管區，一般警察還無法進來巡邏呢！

眷村空間大不同

“生命會自己找出路”。其實房子如同生命力強韌的植物一樣，有時像石縫中冒出的卑微小草，在夾縫中求生存；有時又像氣勢如山的大樹，延伸根莖枝葉，向外開疆辟土。不論哪一種形式的眷村，歷經眷戶人口結構的變化、人口增加後的空間需求擴張，原本統一規格的眷舍外觀，或平行或垂直髮展，呈現不規則變化的輪廓。

眷村的建築型態從最早接收日本人撤臺後遺留的“日式宿舍”、到蔣夫人與“婦聯會”籌建的大批連棟魚骨式“克難黑瓦平房”、四或五層樓公寓式的“職務官舍”，以及更新老舊眷捨得十餘層樓大型小區式的“新城”。從“新村”到“新城”，見證了幾十年的眷村演變歷程。

眷村興建的地理位置大都與原屬部隊有地緣關係，比如靠近海岸防線的可能屬於“要塞司令部”、“警備總部”；機場附近的村子，不外乎安置飛行員、機場維修人員；軍港附近則是大批海軍眷村，如左營明德新村、建業新村；湖口裝甲兵基地附近的裝甲新村；前空軍防炮部司令部附近的台北縣“三重一村”、“三重二村”；龍潭陸軍特種作戰部隊附近的楊梅“五守新村”等。

眾多眷村的命名其實有某些規則可循，依照軍種別最容易分辨的如：陸軍的“陸光三村”；海軍的“海光一村”；空軍的“大鵬新村”、“凌雲五村”、“藍天新村”、“空軍十一村”；憲兵的“憲光六村”；聯勤的“飛駝二村”、“明駝新村”、“四四南村”（四四兵工廠）等。“婦聯會”籌建的“婦聯四村”、“慈恩”、“慈安”、“慈仁”、“慈光”、“慈暉”等。依據單位特性而取的村名有：聯勤財務單位的“四知七村”（以“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期許經手人員的清白操守）。根據經費募款來源命名的有：“影劇”、“果貿”、“臺貿”、“貿商”、“貿易”、“果協”、“商協”、“工協”、“僑愛”（向海外華僑募款）等。

在諸多眷村中，“黑瓦、竹筋、泥壁、紅磚牆、窄巷”的克難平房數量最大，也成為許多人印象裏的眷村典型和象徵。早期眷舍前後尚有空地，居民以竹籬笆劃分各自勢力範圍，擴張小眷舍之外的使用面積。可能因為以眷村為主題的電影《竹籬笆外的春天》公開上映並廣為人知，“竹籬笆”遂又成為眷村的另一代名詞。

不論階級高低，眷戶多少都有庭院或空地，特別是巷子頭尾兩端的住戶，更有可供擴張的腹地。

除了增建房間外，早年有人會種些蔬菜為自己加菜，也有人蒔花弄草、怡情養性一番。常見的有葡萄、番石榴、木瓜，一兼二顧賞樹又採果；花色艷麗的有刺九重葛美觀又可作為防盜綠籬；清新不俗的桂花、狂放濃郁的夜來香、隱約淡雅的百里香、花形優美的緬梔花，為眷村增添屢屢飄香的嗅覺記憶，長大離家後，只要一聞到這些熟悉的味道，過往的片刻記憶無不頓時喚起。

其實面對眷村拆遷，眷戶的心情是矛盾複雜的。一方面，朋友鄰居是老的好，居住幾十年的熟悉環境、親手栽種的花木都令人捨不得；另一方面，捱了幾十年的老房子，既殘且破，修不好的漏水叫人困擾不已。每逢颱風地震，結構安全性也堪慮。從“新村”走到“新城”，空間從“平面橫向”轉為“立體垂直”，眷舍原本“各有特色”變成“整齊劃一”；住戶從“單一軍人背景”，產權移轉後擴大為“士農工商不拘”。

不論硬體環境、生活圈、朋友交際網路等，無不天差地別。重新適應這些巨大變化，對老人家而言需要更多的時間和精神。如何整理彰顯老眷村文史足跡，以及重新凝聚新舊住戶共同的小區意識，應該是“新城”當下首要面對的課題。

經過光陰磨合後，眷村融合成一個大家庭。近年來，遲暮之年喪偶的“老芋仔”再婚，來自東南亞與大陸的配偶進入新眷村，如今，這個融合創新過程仍不斷進行。眷村題材也經由文學、電影、相聲、戲劇等不同媒介，汲取大時代小人物堅韌的生命歷程，淬煉成觸動心弦的藝術形式。豐儉由人的眷村味由村子裏延伸到村子外餐廳，建立起味覺記憶灘頭堡，繼續征服大眾口舌，開闢飲食疆土。還有建立眷村博物館、設置眷村文化園區、眷村房舍住戶維持現狀的活保存，都是維護、延續眷村文化的多元可能。

回首兩岸炮聲隆隆、硝煙裊繞的動蕩年代，身為軍人的父執輩們必須背井離鄉，槍子兒裏來，炮火裏去。而作為軍人後盾角色的眷屬，唯有咬緊牙關、獨立堅強地撐起男主人經常性缺席的家。眷村自然形成一股溫暖的安定力量，安定前線後方的將士，也安定社會浮動忐忑的人心。大家庭裏或許有爭吵、打罵、意見不合，住在村裏時也許會嫌房舍老舊狹小，但當離開村子，一股向心力卻若隱若現凝聚連係著。不論走到哪、不論眷村拆除與否，眷村早已變成眷村人永遠的心靈故鄉。

北投·桃花源

文 張聿文 張紹琰

張聿文、張紹琰父子是台北北投中心新村第二代、第三代居民。北投是台北著名的溫泉鄉，在公共澡堂洗澡是這裡的特色，男性村民們穿內衣褲在村子裏走動成為這裡的風景之一，這樣生活空間與人際關係讓家向外延伸了，他們提筆寫下眷村就是我的家的心情寫照。

張聿文，1963年生，祖籍湖北省漢川縣。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研究生，喬大文化基金會執行長，台北市中心新村自治會會長。

張紹琰，1991年生，祖籍湖北省漢川縣，中心新村第三代子弟，現就讀于東吳大學社會係一年級。

張聿文：眷村就是我的家

全臺曾有近千座各軍種的眷村用來安置眷戶，中心新村與其他眷村最大的不同是這裡軍人的任務是救人而不是殺人，且這裡有溫泉。因為多數人隻身來臺，長期與長官、部屬、同袍間相處便成為一個大家庭，結婚後也住在同一個村子。大多數的眷村爸爸都會做菜，或許因為思鄉情結，總會做一些家鄉口味的菜肴，於是就有“外省人最疼老婆”的觀感，這與本地人有很大不同。每到年節我都得幫忙做菜，這也學會了一手好功夫，可以騙老婆嫁我。我的家鄉菜是藕夾、珍珠丸子、粉蒸肉，但是藕湯始終做不好，是因為台灣的蓮藕沒有湖北好，聽說連蘇杭地區的藕也比不上武漢。

早期的眷舍都沒有自己的廁所和浴室，就連廚房也是幾家共用的，煮飯做菜輪流使用灶臺。村子裏有一座公共廁所和溫泉浴室，上廁所、洗澡全在自家外面，原來只有一間洗澡間，男生洗女生等，女生洗男生等，後來加建成男女各有一間，從傍晚開始，大家都端著臉盆去洗澡。也有些媽媽在沒人洗澡的時候，到浴室裏洗衣服，就為了省一點點水錢。每到晚上七點半時，那是報告新聞的時間，長輩們一定會關心時事，但沒有幾個小孩願意留在家裏看新聞，洗澡間前就擠滿了大小孩與小小孩，成為村子裏第二代群體交流的地方；我在高中畢業以前，去洗澡時也只穿內衣褲在村子裏跑來跑去，在村子裏大家都是這樣生活的（女生當然不是），於是生活空間與人際關係讓家向外延伸了，眷村就是我的家。

早期軍人薪餉很低，醫護人員也不例外，眷村媽媽多會爭取一些家庭副業，最直接的是種植蔬菜水果跟飼養雞只，眷村裏幾乎都有人種香椿與曇花，有門路的媽媽會拿手工回來做，聖誕裝飾與毛衣繡花是最普遍的；中心新村是個山邊的小村，並沒有發展出特色的家鄉小吃，但因為環境的關係，有些媽媽會到附近有錢人家裏幫傭，而最早的副業則是“賣血”。以前血液的保存技術很差，當醫院外科手術有血液需求時，許多長輩們都會去賣血，許多眷村子弟的學費與奶粉錢就是這樣掙取來的。

早期用眷糧來管制軍人結婚，未被核準結婚不配發米糧，如果沒有糧食的配給及福利，光靠軍餉是無法養活家小的！配發的眷補證上標示姓名、年齡，還配上

照片，每年得換新的，可以用它到軍醫院與軍眷診所免費看病；依照年齡分為大口、中口、小口的眷糧票，配給定額的米、麵粉、色拉油還有煤炭（後來改發代金券）；後勤單位定期用牛車拉著米糧發放，眷村媽媽就拿糧票來領米，那些糧票也會借來借去或是折換現錢。國民黨剛到台灣來時，靠的是美國的援助，麵粉袋中間印了兩隻握手的圖案。麵粉袋的質料很好，會被製成內褲使用，幾乎所有眷村小孩都穿過！

大部分的眷村爸爸聽不懂台灣話，有來自大陸的各個省份的口音，如果媽媽們是台灣人（有閩南、客家、原住民），語言的溝通上也就非常熱鬧與有趣了，也許要用猜才知道對方講什麼。我的媽媽是台南人，有時候會用台灣話跟我們溝通，但我爸會不高興，他認為在家裏講方言是媽媽在背後罵他，因為他聽不懂所以不準講。當我在求學、就業時，不會講臺語也不礙事，但當上了里長就不一樣了，服務的範圍超越眷村，會接觸許多本省的老人，他們聽不懂普通話，我就得會說臺語。敢說，願意說，講多了自然就會了。再就是學唱臺語歌，很多應酬場合都有卡拉OK，唱臺語歌也可以跟大家打成一片。

北投這邊有許多的楓香樹，有著大量的熊蟬（黑色的大知了），夏天到了，孩子們都會用竹竿，在竿頭上綁個小網子到處抓知了，然後去頭去尾再把翅膀根腳摘掉，用竹籤串起烤來吃，也會拿回家加一些醬油辣椒醬炒來吃。而每一個年段都會有一個孩子王，總會帶著一大票的眷村小孩到處玩耍，到附近農家偷挖地瓜，回到村子的樹林，在地上挖個洞，撿一些枯樹枝生火，將地瓜丟到火堆裏，再把泥土埋上，一個鐘頭以後，香噴噴的地瓜就烤熟了，好玩又好吃。眷村小孩因此產生了一些特質，他們適應力很強，膽子也很大。

張紹琰：聆聽哪，眷村

蟬噪、蛙鳴、風颯颯、雨蕭蕭、草動、風吹、星涌、月沉，而靜謐是眷村一貫保持的姿態，悄悄地聆聽……

我是眷村第三代，生長於中心新村，沿著新民路先是經過逸仙國小、新民國中來到中心新村，接著會到達相鄰的北投國軍醫院，像是個三明治，村子被緊密地夾著，這是它的特殊地緣關係。我的記憶從為因我出生而加建的鐵皮屋開始，這棟房子聽進所有我和家人的悲歡，我也未曾漏聽任何風聲、雨聲和人聲。

當初升旭日燒灼我的臉頰，絢爛的陽光穿過我的眼簾，我愉快地上學，更期待放學總站在家門口的爺爺的等候，然後吆喝爺爺帶我出去和鄰居玩樂。就在村子主幹道，一群大人眼中的小蘿蔔頭們上演著小學生最風行的躲避球生存遊戲。整條巷中充斥小孩嬉戲聲，我最喜歡爺爺在一旁，挺著老邁的身子，手背在身後，默默地看著我微笑，一動也不動。

最常和我相處的就是爺爺，爺爺從小將我帶大，事事依我，帶我四處遊玩，而我也像麥芽糖般緊緊黏著爺爺每一分每一秒。他常向我訴說起年輕時的戰亂，常帶著我和弟弟回大陸老家探望，我永遠不會忘記我的老家在湖北。

小學寫住家地址時，我喜歡這樣寫：“台灣省台北市北投區中心新村……”。一長串的文字，似乎有某種優越感。即使中心新村已慣例不用寫在住址上（中心新村的斗大招牌已不復在），而我確實以住在中心新村為驕傲。

高中畢業是人生轉捩點，鬆綁的感覺自由自在，不再被束縛，樂觀開朗成為每天的糗。居住五十餘年的房子已殘破不堪，每當大雨來臨，一樓室內就下小雨，二樓房間則淹水，但我還是要堅持為這銘刻著情感的“家”盡一分心力。我開始正式參與眷村文化及保存，首先就是在中心新村挨家挨戶測量房屋格局，儘管拜訪前總有些焦慮不安，還存有幾年來心理成見，得到卻是每位長輩熱切招待，羞愧的心使我再三檢討，我再度看到當年每個人和藹的笑容，我總是眷村的孩子。

“你是誰啊？”長輩們常這麼問。“張紹琰，張聿文的兒子！”“長這麼大了啊！”長輩們不免驚嘆，有人走不動了，有人全身老人病，而他們的生命故事永遠收藏于歷史的相簿中，也刻畫在我的心中。

竹籬笆外的春天

眷村，曾經在台灣各地如雜草般生長，開枝散葉，如今卻模糊淡出，成為消失的歷史痕跡。外省人這個族群，走出了竹籬笆，逐漸失去身份認同，融入了台灣社會。眷村人、眷村事，是台灣一頁歷史，是台灣社會的一個切面。眷村遠去，外省第二代紛紛以各種形式的創作，試圖為流離他鄉的上一代，還有留在故鄉的宗親們，留下些記憶。眷村未死，只是凋零。外省人這個族群基因，也漸漸淡化。但是台灣大街小巷裏隨處可見的外省小吃--牛肉麵、餃子、餛飩，還有台灣中央山脈人煙罕至的清境農場上，都可以找到的正宗雲南菜，說明瞭今天的眷村，無所不在。

王偉忠：眷村是我的“娘胎”（1）

文 王偉忠

對建立眷村的父母親這一代，還有在眷村長大的我們這一代來說，眷村不只是個社區，不只是一塊地皮，而是整段人生記憶。眷村是我的“娘胎”，如果社會上有人認為王偉忠此人活得還算精彩，是因為眷村滋養了我的靈魂。

王偉忠，1957年生於嘉義眷村“建國二村”，祖籍北京，台灣地區知名電視節目製作人，金星娛樂總經理，被譽為“台灣綜藝教父”，推出諸如《康熙來了》、《超級星光大道》、《我猜我猜我猜猜猜》、《全民大悶鍋》等膾炙人口的節目。近年來致力於眷村影像的紀錄，拍攝紀錄片《偉忠媽媽的眷村》，和賴聲川聯合執導舞臺劇《寶島一村》。

每間房子都有一段家族史

每次想到眷村這些事，我總是笑得眼淚都快掉出來，那些日子裏，雖然口袋裏掏半天掏不出一毛錢，但每個人都過得很認真，生活得有滋有味……

我是電視人，說故事自然要從電視開始。台灣六十年代電視開播了，在眷村帶動了一波流行，家家戶戶都在原本已經橫七豎八的屋頂上架起電視天線。誰第一個架起電視天線，誰就是大家公認的凱子，套句現在的用語就是“首富”。每當電視播出期間，小孩子們早早卡好位，有的擠在凱子家門口，有的趴在窗口，整張臉緊緊貼在紗窗、紗門上朝內看，臉都軋出紗窗格子紋，大家心裏都急得不得了，生怕錯過播出時間。

偏偏屋內的人不急，還好整以暇地吃著晚餐，假裝沒人圍觀。這可說是整個眷村一同參與的“真人秀”，劇名叫做《凱子家的晚餐與村子的第一台電視機》。諸如此類的眷村故事說上一年都說不完，而每間房子就像一本本書，用一磚一瓦記載著居住其中的家族史。若能再度回到狹窄的老家裏，我可以說出每個角落的故事。

像我家二樓的房間是為了姊姊的女兒、我們家的第三代回家跟我爸媽住，才用木頭另外加蓋出來。而另一間屋的牆壁，用的是老土房子拆掉後留下的廢土，整理整理和上水又抹回牆上，強度當然比不上水泥跟沙子。小時候在牆上掘了好幾個洞，整天沒事就偷看隔壁房間在做什麼。每回看到這些小洞，都會想起很多好笑又神秘的記憶。

隨著老人凋零，眷村也漸漸失去了活力，進入凋敝期，四處可見破瓦、殘窗。有些眷村爸爸撐著一把老骨頭，自己登上梯子修門補窗，但不久之後爸爸們也都過世，留下獨守家園的老嫗或年幼的孫兒，再也沒有人有能力維護這傾頹的家園，只能眼睜睜看著屋子漏水、漸漸破敗。有些老媽媽投奔兒女另外購置的新屋，或跟著子女移民國外。有些還是眷戀著眷村的一景一物，湊合湊合繼續住，而且住得怡然自得。因為左鄰右舍年紀相仿，這麼多年下來早就親如姊妹，可以串門子，聚在巷口聊天、打發時間，中餐晚餐時間到了，就走到不遠的小菜市場買買菜、自己隨便煮煮。外省人在台灣沒什麼親戚，對這些老媽媽來說，近鄰就是血親。

不過，大多數的眷村媽媽也經歷了寂寞的空巢期，小孩離開之後，連孫子都離開了，家裏空、悶得慌，整天沒事可做。後來眷村決定改建，住戶們都抽籤分配新“國宅”，住在老房子裏的人愈來愈少了。

眷村才是 DIY 始祖

DIY 聽起來像是從外國傳來的文化，現在的人覺得 DIY 是一種生活潮流，代表自己有錢有閒，所以拿起電鑽幫自家陽臺做個木頭步道，擺上幾盆花草，來象徵生活品味。其實，以前的年代雖然沒有 DIY 這個洋詞兒，但人人都 do it yourself，因為沒錢請旁人代勞。

眷村媽媽會做各種食品，饅頭麵條、臘肉香腸、各省醬菜，全都自家廚房生產。每逢過年，家家戶戶的曬衣竹竿上曬的都不是衣服，改曬臘肉、香腸，一聞到那味兒，就知道該過年了！有朋友說怕那股香腸、火腿味兒，此人肯定沒聞過鹹魚味。只有“鹹魚臭”，才是令人終身難忘的嗅覺經驗，偏偏我一聞十多年，因為老家斜對門的房伯伯家專門做鹹魚，街坊鄰居沒有不怕這股味兒的，卻也不得不長期忍受。

房伯伯很早自軍中退伍，改行賣鹹魚。他在自家頂樓曬鹹魚，那鹹魚的氣味就像大量臭襪子堆在一起。自家聞臭也就算了，畢竟條條鹹魚都可以換回新台幣，但對鄰居來說可真是折磨！首當其衝的就是住在房家隔壁、我家對門的陳奶奶家。陳爺爺很愛唸書，是個有學問的老學究，但那鹹魚臭味讓他完全念不下書。那年頭大家都窮，沒什麼《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更別提什麼環保法規，也只能互相體諒。

可是，有一天陳奶奶吃飯的時候，唉呀！白白的蛆居然直直從天而降、落在餐桌上，抬頭一看，原來房家鹹魚上的蛆爬呀爬，掉進她家，讓她當場大罵，罵完後，還是得忍耐。直到房家老大長大成人娶媳婦，家裏還是做著這門氣味熏人的生意，但娶媳婦總不能太臭，他們拿明星花露水滿屋滿巷地灑，那股鹹魚氣味搭配上明星花露水的味道，我就別說了，您自個兒想像吧！

其他人不做鹹魚，但也都想方設法賺點錢貼補家用，例如響應“家庭即工廠”的口號，由媽媽們帶著一家大小做手工。我就跟著做過聖誕燈、火柴盒，也鉤過皮鞋面、縫過皮手套。有的媽媽靠好手藝賺錢，我家曾經開過餡餅粥店。爸爸的長官、王大大則開了包子店。現在王大大的包子店已經由第二代接手，女大大還會幫幫忙，每天一早，老客人都自動帶著茶杯到店裏吃包子，吃飽了聊聊天，透過包子回憶點眷村味兒。

眷村的爸爸們則都是各式各樣的專家--連續劇專家、軍事專家、喝酒專家、修理電器專家、釘東西專家。他們知道所有其他人不知道的秘密，包括情報頭子戴笠究竟死了沒；擁有所有人無法匹敵的酒量；最懂得某導演的戲劇手法；還深知兩岸領導人的思維；擁有專業的電工知識，能夠維修所有找得到的電器。而且這樣優秀的爸爸可不是只在你家、我家，問一百個爸爸、會有一百零一個爸爸覺得各種絕活只有他知道、他最懂，旁人全沒他懂。

為家庭犧牲的眷村大姊

眷村大姊們大多從小必須為了家庭犧牲，小時候不能玩，要照顧弟弟妹妹、做菜帶孩子。長大後書讀得好也沒用，除非考上公費大學，不然家裏還要養一大堆弟弟妹妹，沒錢供學費，只能讀免費的政工幹校或師專。逢年過節，村裏很多姊姊們穿著軍裝返鄉過節，我還記得連晾在竹竿上的女生內衣都寫著“國軍”二字，看起來有種奇怪的感覺。

如果大姊們不想讀書，便直接就業。但也沒有太好的工作，多半在軍隊裏當僱員或到加工廠當女工，賺錢貼補家用，剛好資助弟弟妹妹的學費。犧牲了事業的她們，也找不到太好的結婚對象，多半受限于環境，就近嫁給軍人或計程車司機。

還有一批大姊選擇了更犧牲的路--離鄉背井到台中當吧女。當時美軍在台中清泉崗還有基地，有兵就有酒吧。眷村大姊們下海，也未必成為飄零世間一落花，有人在酒吧認識老外，談起戀愛，還真嫁到美國去。我就知道有個眷村大姊嫁去美國，後來成為空運公司老闆娘，目前住在拉斯維加斯，每天曬得黑黑的，當起“慾望師奶”。

這些眷村的哥哥姊姊們，早就在世界各地建立自己的家園，不管他們口中如何批評台灣的現況，心中始終思念著老眷村。

王偉忠：眷村是我的“娘胎”（2）

在影劇圈打造自己的眷村

眷村小孩基本上都擁有一種克服困難的力量，因為大家都是移民第二代，在台灣沒有家產，沒有親戚人脈，出社會之後更是要靠自己，沒法靠關係。所以不管在哪遇到的挑戰都很類似。能夠突破困境，打入陌生圈子，就有機會站穩腳步，開枝散葉。但也有些人過度眷戀眷村的一切，就算竹籬笆拆了、磚牆倒了，心中還是圍著高高的藩籬，不肯加入新的社區，這讓同樣在眷村長大的我頗為惋惜。

有記者說眷村出身的我，想在影劇圈打造自己的眷村，這形容挺精準，因為軍人講究忠貞，一旦認定了這是我的選擇，從頭到尾都不生二心。而且眷村裏，人情味特別濃，不分你我互相幫助，起起落落的影劇圈特別需要這樣的情感。

長大之後的我做事情可以說還是帶著眷村的味道。任何人來找機會，我都會想方設法幫他一把。當然幫人也不是亂幫，還得看看這是個怎麼樣的人，能怎麼用，怎麼才幫得上他忙。我看人從不看外表俊不俊、美不美，而是從他身上找可愛的特色。好奇，就容易看到人可愛的那一面。

跟我合作的演員都不是帥哥美女，澎恰恰、許效舜、郭子幹、邵智源……沒有一個好看的，但是，每一個都很可愛。我的工作就是放大他的可愛，挑出人底層的善良與美好。這種可愛的特性，會讓一個平凡的小人物亮起來，往往愈平凡，愈有特色。

在幫人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因為各種牽連而受過傷，有時候甚至還被人反咬一口，痛得我有口難言。儘管如此，我對人性始終不曾失望，還是願意用不帶成見的心來面對每個人。我寧願看到人有趣的那一面，唯有如此，才有力量繼續做出新節目來。這種習慣也來自眷村，眷村孩子習慣跟旁人分享自己擁有的東西，從不擔心因為分享而減少。

我們最怕的不是“缺少”，這次我分你一口，下次你也拉我一把。上書法課，全班只需要一根墨條，傳出去大家用，回來剩下半條，沒有人會抱怨。就連從小吃的奶都不是一個媽的，誰家媽媽奶少、小孩吃不飽，就由別家媽媽抱過去奶一奶，你奶我的小孩，我照顧你家的小孩，什麼都是大家一起分享，哪還分得清楚你的我的？！

但是，我們怕背叛。眷村小孩掏心挖肺地對待朋友，雖然在一起也打架，開口閉口互罵：“你他媽放什麼屁！”但這都代表我們對朋友的真心真意。我們最怕對方明明知道我們對他這麼好，卻背叛了我們。每次遭受朋友背叛，我的心都會嚴重受傷，但還是會給對方一次又一次的機會。我很清楚，誰都會犯錯，不能因為一次錯誤而割袍斷義。但如果遭受同一個人背叛三次，我就決定彼此再也不是朋友了，此後也無須跟對方合作，見面頂多笑笑點點頭，大家各憑本事吧！

偉忠媽媽的眷村

眷村是我的“娘胎”，如果社會上有人認為王偉忠此人活得還算精彩，是因為眷村滋養了我的靈魂。

這些年來，一直想拍部紀錄片談談眷村。真正著手進行拍攝計劃也是在最近這幾年的事情，我跟工作人員走訪了台灣各地較具規模的眷村，意外發現每個眷村的外觀看起來幾乎都一樣，全都很像位於嘉義東門町空軍“建國二村”的我家！

每個社區都有著類似的外形，黑色的屋瓦櫛比鱗次，莫名其妙冒出來的二樓，狹窄的巷道，還一定會有條特別熱鬧的十字小巷，巷口有棵大榕樹，樹蔭下隨意放幾張破了洞的藤椅，樹旁還砌了個水泥石椅，好讓各家媽媽杵在這個角落聊天交換情報。這裡的人不需要便利商店，因為不遠處還有個熱鬧的小菜市場，每個人都認識賣魚、賣肉、賣鍋碗瓢盆的老闆，老闆也都認識這些媽媽們，大大小小、吃吃喝喝全都在這裡得到滿足。這裡也不需要大樓管理員，在村子裏進進出出、東跑西晃，每個人都認識每個人，隨時可以停下腳步聊聊天，隨時看到陌生面孔都會主動問一聲：“你找誰啊？”

在不是我的村子裏，卻看到好熟悉的榕樹、小巷，甚至連參差不齊的天際線都亂得幾乎一樣。為何眷村不分南北，都呈現了這麼類似的生活環境呢？邊走邊問，深入研究後，才發現全省眷村的興起與敗落，都恰恰反映 1950 年到 2000 年之間社會繁榮進步的足跡，以及老一輩的凋零速度。眷村就像是個大蜂窩。很多蜜蜂飛進飛出，哺育下一代，在有限的空間裏築出一格格蜂巢，滋養著蜂窩。但隨著附近的花期結束，年輕的女王蜂移到別的花叢，組織了新的蜂窩，老的蜂窩漸漸乾枯，蜜愈少，蜂離開的愈多。於是有一天“砰”的一聲，整個蜂窩落到地上，結束了數十載熱鬧豐碩的歲月。

可能眷村外的人不太懂“眷村”的涵義，但對建立眷村的父母親這一代，還有在眷村長大的我們這一代來說，眷村不只是個社區，不只是一塊地皮，而是整段人生記憶。在拍攝紀錄片過程中，我記錄下不少人的故事，而村子也用不會言語的一磚一瓦，說出了這五十多年來的故事。

在眷村拆除後，我帶著太太、女兒跟媽媽一同回到老家。這裡已經找不到高挂在主要通路上廣播用的大喇叭，沒有村長廣播提醒大家投票。老家沒留下只磚片瓦，竟然完全從地表上消失了，自然也找不著過去各種人為的痕跡。我以鄰居殘留的老房子當坐標，勉強從地面上的瓷磚花色找到了老家，媽媽站在上面，眼眶都紅了。

雖然景物全非，但這破巷子、破房子就像我的娘胎一樣，深深刻在眼下、記在心底。後來我拿著眷村巷口的照片，請最精於描繪台灣風景的本土畫家楊興生畫出我記憶中的巷口，讓這份永恒的回憶一代一代傳下去。

紀錄片完成之後，命名為《偉忠媽媽的眷村》，說的是我生長的眷村故事，實際上，也是所有眷村的故事。

歡送昨日的眷村

在眷村拆除前一年的農曆新年，我發出通知請老鄰居號召自家兒女回眷村，大家一起舉辦同樂會，歡送陪了我們一輩子的眷村走入歷史，也讓大家在這個充滿故事的地方重新團圓，把握機會，讓離開的、沒離開的，先來的、後到的，都聚在一起好好看看彼此。那晚來了好多人，小時候好熟的朋友，多年不見，再見面感覺有點生疏，但想到童年，卻又清晰如昨。

當年打架的、放鞭炮的、打棒球的、打破窗戶的、偷錢的、挨打的、偷抽煙的，種種好笑或好糗的記憶都還在，只要提個頭：“你還記不記得那年嘉義七虎少棒輸了……”另一個就說：“對啊！那時候我們一起去丟石頭……”仿佛談的都是昨天才剛做過的壞事。

聽著大家在舞臺上唱民歌“歡鑼喜鼓咚得隆咚鏘”、唱軍歌，還有些眷村大姊上臺唱以前下海當“小姐”時學會的英文歌，小巷掛滿了喜氣的紅燈籠，眷村就像迴光返照一樣，有了最熱鬧的結束。

（本篇文章摘錄自《歡迎大家收看：王偉忠的※◎*#》，王偉忠口述，王蓉採訪整理，台灣天下文化，2007。經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授權使用

王偉忠：《寶島一村》，故事未完（1）

採訪整理 I 朱安如、廖俊逞

眷村的身影，在台灣早期文學、電影、電視中都常見到，成為獨特的台灣故事元素。由台灣電視教父王偉忠提供故事素材，戲劇導演賴聲川編劇 架構、執導，描寫眷村人、眷村事的舞臺劇《寶島一村》，繼 2008、2009 年在台灣演出大受歡迎後，2010 年初將在大陸巡演。王偉忠、賴聲川接受訪問，暢談舞臺戲背後的眷村風情。

王偉忠：寶島一村，故事未完

眷村的孩子，總覺得父母在台灣過世的時候有遺憾，那些遺憾如果孩子不幫忙講出來，好像父母就會抱憾，無法入土為安……說不清楚，我覺得就是顛沛流離中留下來的，一些酸楚的東西。

Q：談談您從紀錄片、電視劇到現在的《寶島一村》，製作一系列眷村紀錄作品的心路歷程。為什麼想用舞臺劇的形式來表達？

A：大抵說來是做些累積。活到五十歲，很自然地會把小時候有趣的事情、成長環境的東西，慢慢引發出來，這是很私人的；然而放在整個大時代來看，眷村在台灣民族近代史上很重要。1949 年來了將近百萬人，是個民族大遷移。經過三四代之後它的變化，在近代史上很重要，牽涉到太多現象和內涵，這是我的責任，也是興趣，而從影視的面向來做，也比較聚焦。最初的發想是“記錄我家的一些事情”，反正沒人寫族譜，不如拍點碟片下來，留給孩子知道我們是怎麼來到台灣的。記錄了四五年，經過眷村改建、拆除，拍攝剪接完成之後，覺得可以給台灣的老百姓看一看，就在電視播出，結果得到蠻大迴響。

對我們來說，這些從小到大的狀況、聽過的故事都很珍貴；對賴老師來講，不是他的生長背景，這樣才會有趣--如果這戲由我主導，很可能會要的太多；跟他合作的原因就在於他是舞臺劇大師，能夠去蕪存菁，把最好的部分提煉出來。他之所

以要做，我想可能是他感覺到這戲具有時代的意義，不只是個人的情感；執行上來說，也可能是“家庭”讓他覺得足以代表整個眷村。這也是我們第一次合作。

Q：二位的合作方式如何進行？

A：基本上是我大量講故事給他聽，他也找資料、再匯整，後來決定用三四個家庭，經過時代變化，從 1949 年來臺到開放大陸探親這樣的變化，我也參與整排，給予協助，但主要還是賴老師去統整導演的部分。由於他沒有眷村長大的經驗，就蠻希望我多提供一些故事。比如說他會問我：眷村裏“太保”是什麼？我說眷村的太保不是流氓，是想做武俠小說裏的俠客，可是每天要上學、被教官管，就覺得怪怪的--他們想行俠仗義，但生錯時代，不能飛檐走壁，只好踏破別人的瓦片。

我們也討論過眷村裏一些感情事，比如上一代人感情很好、相濡以沫，為什麼偏對“你家小孩和我家小孩談戀愛”有點莫名其妙的反對？講了很悲哀，因為他們會覺得“沒出息”--老一輩總是希望小孩離開眷村，嫁得遠一點也許有比較好的發展。

因為賴老師不是眷村長大的小孩，所以特別知道戲劇張力在什麼地方。我們理所當然的東西，他覺得特別有戲劇張力，這種衝突就是美感，也是 cross over 最重要的部分。

最近我去看整排，感覺該講的點都有了，把故事融在一起，然後也看到有些賴老師自己的看法。我的戲劇情緒是那種比較喜歡表現喜劇和人與人之間微妙的感情互動。因為是眷村長大的，我對親情、夫妻那種苦中作樂的情緒感覺很強烈；再加上從小生長在一個快樂家庭，看東西就比較看好的、好玩的那一面。喜劇是我跟賴老師共同都喜歡的，悲喜劇更加是。

Q：您認為舞臺劇的工作方式和其他影視作品有何不同之處？

A：非常不同。從工作模式來說，我們通常都是找編劇、喂想法，演員也是照著我的方式做，完成我的想法。賴老師的即興表演是找演員來，講一個情緒讓大家在裏面“撞”，撞出感覺他再整理。這就好像朱銘、楊英風的雕刻，找塊樟木來，看見一個形狀然後拿刀切，切出一個樣子再修，修到多細、多大開大闔，都是他的感情。電視講求快速，必須不斷製作“產品”；舞臺劇的藝術性格比較強烈，可以醞釀。這樣的時間性也是吸引我用舞臺劇來傳達眷村文化的原因之一。

電視劇可以做得很長很長，慢慢說；但舞臺劇要在有限的空間裏精準表達，大家買票進去坐下，走不掉了，就很容易在那個空間裏跟臺上的演員共同流動。舞臺劇的影響力和時代意義不同，它可以一直不斷演，成為一個時代大劇；而且每一場和觀眾的互動不同，會越來越精準。電視上什麼東西都會過去，比較瑣碎、冗長，有廣告摻雜；舞臺劇卻能一直演，今年演，明年演，十年之後演，都是一個完

整的東西，這個完整的東西會留存下去，而且由於演員、觀眾的不同，都會變得不一樣。

賴聲川：讓故事說自己的故事

我編這劇很單純，就是讓這些故事自己說自己，不搞什麼花樣或特殊的劇場形式；就是故事。光靠故事就很夠了。我融合很多偉忠說的故事，十家、二十家人的故事，融合在一起……有太多元素可用，如果沒有節制的話，我絕對可以做出八個小時！

Q：您之前的劇場作品裏，曾有多部述及外省族群離別重逢的情感，但沒有像《寶島一村》直接聚焦于眷村。這次以眷村為主題，完全是王偉忠的提議？

A：當時他已經拍了紀錄片《偉忠媽媽的眷村》，可以看到他對眷村的感情。我自己不是在眷村成長的，但我有很多眷村朋友，小時候也常在眷村玩，我知道那個東西，也知道它真的在沒落；如果不用某種藝術的方式記錄，真的會消失。比起單純的紀錄片，用藝術處理可能更好一點；但我心底始終找不到說服自己的理由。直到有一天碰面，他又給我講故事，前面的故事我都聽三十次了，這次突然就通了，我完全清楚他村子裏的人，有種統一的性格出現--這時總算抓到“可執行的”方式。這個故事有點像《悲慘世界》那樣龐大，編劇有太多元素可用，如果沒有節制的話，我絕對可以做出八個小時！現在的演出時間則控制在三小時內。

王偉忠：《寶島一村》，故事未完（2）

Q：一開始擷取素材時，會不會因為太過龐大而出現包袱？

A：元素是很龐雜。偉忠講故事非常好聽，但因為很大一部分是他的童年回憶，而且他熱愛這些人事物，所以就東講西講。我的問題就會是：你要做什麼？你要做五十個瑣碎的故事？還是有沒有辦法統一起來？後來找到統一的線，濃縮十家人的故事變成三家人，以這三家人的第一代、第二代為主要脈絡；第三代也會看到，但篇幅較少。我編這劇很單純，就是讓這些故事自己說自己，不搞什麼花樣或特殊的劇場形式；就是故事。光靠故事就很強了。我後來也了解為什麼他非要我做不可--他的回憶、故事太多且雜，可能不知道怎麼下手寫才好。

Q：無可避免地，故事篇幅將有一些歷史的軸線浮現，劇中會清楚表現嗎？

A：會。這戲結構像《茶館》，很簡單，講一群人在三個時間的興衰起落。第一幕是1949年和1950年，剛來台灣的一群難民想家、想馬上回家；第二幕是全戲最龐大的部分，大概是1979年到1985年間；第三幕是這些人都老了，可以回大

陸探親了之後。整個故事從“外”人暫來借住一下開始，是從“想家”到“這裡是我家”的過程，講軍眷族群生命的綻放；邏輯如是，情感也如是。講偉大一點，就是一種台灣的故事、台灣的近代史，也絕對是在紀念這樣的族群，這族群對台灣來說很重要，一點也不邊緣。其實，放眼當下的台灣社會，從眷村出來的代表性人物太多了，不管是政治界（劉兆玄、胡志強）、影藝界（王偉忠、李立群）、甚至黑道（陳啟禮）……太多優秀的人都從眷村出來，我覺得這也代表了台灣精神。

Q：就你的觀點來看，眷村的生活形態為什麼會逐漸消失？

A：消失是小小的必然。眷村當時就是臨時的，建築物都是臨時的，六十年代早該改建，結果一直拖到1990年、2000年以後才動工。現在全台灣剩不到幾個眷村，高雄左營那邊還有，也主動跟我們聯絡，希望透過這次演出讓當局重視、保存他們的東西。有這樣的聲音，我也覺得很重要。歷史是非常脆弱的--其實《那一夜，我們說相聲》就在講這個--眷村話題如果沒讓王偉忠幹起來，可能沒什麼人會在乎；或者，很多人在乎也沒能力寫，不知道怎麼說，然後這些東西就沒有了。

Q：根據你的觀察經驗，眷村族群有些什麼特質？

A：眷村的整體精華在於“非常擁擠”--你家窗就是我家窗，他家在防火巷裏，走到後院就通到別人家去。所以像偉忠就覺得，他是被很多人帶大的，那種感情是一種強烈的生命力。另外，眷村也完全是“隔離”的。就像《這一夜，誰來說相聲》裏講的眷村，有個圍牆是袖珍型的中國版圖。臭水溝一隔，裏面大江南北各省份的人都有；一齣去，外面全是台灣人。它是一個既封閉又非常多元化的世界，什麼省的口味、口音都能在裏面嘗到、聽到。我非常相信，這幾十年來的台灣精神緣於“多元”。這在過去的中國歷史上很少見，突然一個亂世，所有不同省份的人們聚在一起，然後外省 / 外省混，外省 / 本省混，混出我們台灣精彩的現在，也讓台灣比其他華人世界更精彩。

講到族群，我覺得很多問題都是出自於不了解。看完《寶島一村》，你對眷村有所了解，然後有了情感，很多問題就都不會是問題。我非常相信，台灣本來就沒有什麼族群問題。不管是本省、外省、客家、原住民，台灣人本身都有一種很奇特的善良，這是別的地方不見得有的，這東西強大到足以讓族群之間沒有問題。

感情菜譜（1）

文 王蓉蓉

眷村菜是台灣族群融合的最佳寫照，眷村菜裏面什麼食材什麼菜係都有，南北口味混搭，本省外省並存。在物質匱乏的年代生活卻很有創意，但創意是怎麼來

的？其實創意就是無中生有！眷村媽媽是廚房的魔術師，眷村因為窮，訓練大家有什麼做什麼，想辦法變出各種菜出來。小孩的創意基因源自於父母，什麼東西都沒有的時候，第一個想法都不是買的，都是想法兒變出來的！

I 王蓉蓉 I 眷村子女第二代，眷村料理傳承者。現與兩個可愛的女兒住在一起，以美食為嗜好，沿襲且嘗試開發各種眷村料理，分享給所有對於眷村有美好記憶與印象的饕客。著有《偉忠姐姐的眷村菜：一點兒錢養活一大家子的 27 道記憶美味》和《偉忠姐姐的眷村菜 2：王家秘傳 33 道吹牛好菜》。

當初國民黨部隊來台灣的時候，幾乎全國各省的人全都到位，一個眷村最起碼有十幾個省的人在裏面，在口語上南腔北調，在菜肴上是各地佳肴，而且都是家常菜，表現自然就豐富；大家在眷村裏相濡以沫，互相較量功夫，互補有無，互相供需，形成各種不同的“南北合”，因此各省家常菜的精華都在眷村！

尤其眷村佔台灣的人口約五分之一。一個地方的文化開展，一定是從“吃”開始。眷村帶來了各省吃的多元文化，像牛肉麵是外省老兵帶來的，傳統菜市場裏所販售的各種餡餅、水煎包、燒餅、油條、滷菜，也陸續成為台灣一般民眾熟悉的小吃。記得小時候帶便當，很多台灣同學喜歡交換吃我家的便當，所以“眷村菜”是很多人的共同回憶，而且全世界再也找不到與台灣相同的眷村文化了，她是完全在台灣這塊土地發展出來的本土文化，又有趣又溫馨，值得介紹給大家。

我在台灣出了兩本書--《偉忠姐姐的眷村菜》，描述的是我們家的眷村菜，是我們家的感情菜譜，我媽媽與家人熟悉的菜，不能代表所有的眷村菜，但多少能記錄眷村文化的發展，一段充滿“味道”的故事。

眷村菜市場

眷村菜市場對我影響很深，我小時候對菜市場的第一個印象，是跨在李伯伯肩膀上看到的，到現在都還記得從高處看下來菜市場人來人往的感覺。市場裏有很多味道，眷村菜就跟那個菜市場一樣，充滿了各種味道！你的鼻子如果像《香水》那本書的主角一樣，大概一聞那個味就知道，啊，到了眷村了！

就像端午節快到的時候，到處都是糯米、粽葉、蒸粽子的氣味；到了過年時，空氣中又充斥著臘肉、臘香腸、豆腐香腸的味。我們家巷子裏有一個台灣太太，嫁到眷村時還不會講國語，但竟然跟著四川媽媽學會做辣菜，做得好到可以在菜市場賣，每到了下午吃飯的時候，她就會炒辣椒，炒得整個眷村都是那股獨特的辣椒味兒！所以為什麼眷村的味道那麼特別，它就是什麼人都有，什麼菜都有，混合起來的味道就特別不一樣。

眷村的菜市場裏有很多學問。因為這一批從大陸來台灣的人，本來是沒什麼機會跟外面社會接觸的，這個市場等於是跟台灣人接觸的“窗口”，後來自然而然成為聚落。時間久了，眷村的媽媽很多會到菜市場擺攤，跟台灣媽媽在一起，眷村外

面的菜市場，就變成台灣媽媽跟着眷村媽媽聚集的地方。菜市場裏除了賣菜，也賣很多小吃，說這些市場是眷村菜的起源，一點也不為過。

眷村菜市場的語言很好玩，每一個台灣太太都會學著講一些普通話。1949年以前他們都不會講普通話，一段時間之後，菜市場裏的台灣太太就都會講普通話了，他們的下一代普通話就更“溜”一點。而眷村的外省太太進去賣菜、賣小吃，久而久之也學會講臺語，這些臺語很好玩，有四川臺語、山東臺語，各種怪腔怪調的臺語都出現了。

用“甩”的還是用“打”的？

本省與外省人對食材的念法有聽不同：像我們叫的“老玉米”，其實就是台灣本省人說的“包谷”；而“番茄”指的就是“番茄”。小時候曾經發生一件事，讓我到現在仍然記憶深刻。有一次我和很要好的玩伴提到“番茄蛋花湯”應該怎麼做，我說要先將番茄炒一炒，再煮至番茄的紅油出來，“甩”一個蛋花就好了。她聽了之後十分生氣，說：“‘甩’太難聽了！不就是打個蛋花嘛！”為了這個“甩”字說法，我和她吵了半天。其實，現在想想，這只是日常生活口語的應用不同罷了！

提到“甩”蛋花，我小時候很喜歡“甩”蛋花的感覺，並且以“甩”出漂亮的蛋花自豪。每次只要一有機會，就非得“啪啪啪……”地“打”個不停，聲響頗大，我媽常笑說：“你打個蛋，八里外都聽見啦！”

眷村菜最令人懷念的，是菜裏面的人情味！市場裏有一堆賣豆腐乳的、麻辣醬的、辣椒的、辣菜的，有時候東西快過期了，就送給大家。像我們家過年是要吃臘八粥的。臘八粥是以前北方大戶人家，在臘月八號賑災濟民、送給大家喝的；我們家可不是什麼有錢人哪，只是小士官兵哪！可是過年時家裏有客，就一定得做好臘八粥送給大家吃，大家都沾沾喜氣。

眷村的人就是這樣，很有意思，到菜市場買菜，多買兩斤豬肉，買回來經過鄰居，就說：“紹琴呀！這豬肉給你！這裡脊肉不錯，這筍子不錯，拿去做菜吧！”也不要錢，他們就像兄弟姐妹一樣！尤其這些媽媽們，感情更好，眷村講的就是“遠親不如近鄰”。遠親？早就在大陸啦！所以他們買菜都會多“拎”一點兒回來，這就是互相“供給”，當然，久而久之，做菜也會互相影響，到最後，連眷村的小孩都不是被同一個媽給養大的。

我們小時候，眷村家裏一定就是一個紗門，一推就出去了，一推就進來啦，家家戶戶串來串去方便得很，所以我們小孩子根本就不是吃一家飯長大的！那時候眷村常見的吃飯情景有兩種：一種就在家裏擺桌在屋子裏吃；一種是媽媽帶著大碗在外面吃，這時就叫小孩回來吃飯，一邊吃，一邊喂小孩，一口一口地喂，其他的小蘿蔔頭站在旁邊流口水，也跟著被喂一口。

小時候吃奶都是這樣，奶水不夠吃不飽，找個有奶的，所以說：“有奶便是娘！”小孩就是這樣“喂”大的！在誰家玩一玩，到了吃飯時間，那家的媽媽說：“留下來吃飯吧，也不多你一副碗筷！”在眷村，幾乎各家的菜式我們都吃過，像我們隔壁蔣爸爸是蘇北人，巷口李媽媽是廣東人，另外還有四川人、湖南人、天津人、北京人，各種菜係都有！有時候在人家家裏就吃了飯，東吃吃西吃吃，經常在外面打遊擊。

感情菜譜（2）

眷村媽媽每一個都是魔術師

眷村因為窮，訓練大家有什麼做什麼，想方設法“變”出很多菜出來。像村子裏有個四川人，過年時用肉灌香腸。肉沒有的時候，窮，沒辦法，就用豆腐灌香腸，就算買不起肉，還是可以吃香腸。所以，眷村小孩想到什麼東西，第一個不是想怎麼買，一定先想怎麼“變”，這個“變”，就是創意的來源。

媽媽和爸爸剛到台灣時，媽媽正值十五六歲的豆蔻年華，嫁給了我爸爸，什麼都不懂，也還不知道怎麼打理一個家，只好從頭跟我奶奶學。還好她天生手巧，腦子很機靈，又因為爸爸天生好客，常常沒事先知會（說真的，五六十年代哪來的電話呀！），便帶著客人回家用飯，老媽在老爸“迅雷不及掩耳”的“機動訓練”之下，久而久之，也練就了一身“即興”變化菜色的好手藝。一直到我們讀書的時候，一次帶七八個同學回家吃飯，也都難不倒我媽，照樣整治出一桌好菜！

我們小時候看電視，看威廉波特少年棒球隊轉播比賽，沒有捕手面具，自己做；看完武俠電影，沒有木劍，自己做；拿媽媽的鍋、鏟當盾牌打，就像電影《辛巴達歷險記》一樣，乒哩乓啷幹，打到我媽的鍋鏟都是凹凸凸凸的、亂七八糟的，但這就是創意。沒有的時候，眷村的小孩子第一個想法不是去買，而是想辦法兒變出來的！

眷村小孩子的創意基因源自於父母，眷村媽媽每一個都是魔術師，菜市場裏什麼東西便宜就買回來，買來自己想法子做！我們家是北方人喜歡吃麵，我媽就趁菜市場裏東西便宜的時候，大概是上午賣到快中午的時候，快收攤了，就去問說：“還有什麼東西留下來？”有的菜市場賣早點的，賣完了，剩下很多幹的老油條，“你要不要呀？”老闆很便宜賣掉。魚丸是新鮮現做的，不能久放，也是很便宜就能買到，配上一些便宜的芹菜、香菜，就可以變出一家大小吃得飽的一餐。

我媽媽都會買這些便宜東西回來，然後自己發明“鹵”這個獨門烹飪法，你可能吃過“滷味”，但你永遠在外面沒吃過“油條鹵”、“魚丸鹵”吧！其實就是將這些食材勾芡、打滷，再弄點蛋花。油條鹵，就是把油條煮了勾芡、打滷，然後弄點兒香菜、甩個蛋花。勾芡、打滷完之後，油條變得軟軟的，面煮得有點兒硬硬的。唉喲！那油條有一種特別的味道，和面一起吃，可好吃了！魚丸鹵也是一樣，也是勾芡、打滷，魚丸跟麵條的嚼勁又不一樣了！送到嘴巴裏面，各種不同的嚼勁，軟硬皆有！

許多眷村菜都已經慢慢消失了，著實可惜。回想我的眷村生活，都是既溫馨又溫暖的。小時候住在裏面，理所當然地享受那份溫暖，不覺得有什麼稀奇；現在沒有了，有時候連做夢都會夢見過去的情景，真是思念總在分手後。小小一道眷村菜，可能只是再家常不過的味道，卻是我們難以磨滅的記憶。

（摘錄自《偉忠姐姐的眷村菜》，王蓉蓉、王偉忠著，台灣時周文化，2008。經時周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授權使用）

從眷村走來

外省台灣人第二代、第三代夾雜于兩岸間，交錯于現實的家與想像的故鄉之間，眷村通常是我們集體記憶的具體呈現。這一部分的六篇文章都是由在台灣出生的外省第二代書寫，刻畫了個人的家族故事與眷村家庭背後的創傷。每一個眷村家庭，都意味著在兩岸間留下了骨肉離散的血淚故事。每一個眷民，還有下一代身上，都背負著持續四五十年分隔帶來的隱隱作痛的創傷。寫作是療傷的過程，唯寫作可以逆時光之旅，為來不及訴說的移民史，找到歷史的位置。隨著眷村走入歷史，這個集體的記憶與傷痛逐漸融入了台灣社會，昇華為今天台灣多元豐富文化的元素。

光陰的故事（1）

文 毛訓容

王偉忠編導的電視劇《光陰的故事》2009年春在台灣中視播出，回憶早期外省人在眷村生活的點點滴滴。這部近年來難得以外省人為主題的電視劇在台灣熱播，收視率打敗許多以台灣話發音的本土電視劇。劇中的人物就散佈在各地的眷村中，《光陰的故事》編劇毛訓容提筆寫下她身邊真實的人物。

毛訓容，台灣偶像劇知名編劇。筆下角色打造出多位演藝圈紅火的青春偶像。編劇作品包括《流星花園》、《惡魔在身邊》、《換換愛》、《心星的淚光》、《光陰的故事》等。2009年以參與描述台灣眷村題材的《光陰的故事》入圍台灣電視金鐘獎最佳編劇獎項。

眷村像是一個時代的坐標，早被定位在四十、五十、六十年代的台灣人的記憶裏.....即使不住在村子裏的人，也一定能搜尋出若干獨特的“元素”，把它拼湊成一段印象中的眷村世界。就好比于我去翻騰昔日的記憶，童年時代，偶爾跟著長輩或是同學走進的眷村，甚至於空氣中的氣味，都與村子外不同，但，卻又是一種依稀迷離的印象。

而我所書寫的就是那些被標記出來，獨特的“元素”糅合出的那一團昏黃的回憶，但記憶裏的那些人物，卻又是那麼獨特鮮明的。

我的爺爺、奶奶、姥爺、姥姥及父母親都是1949年，跟著國民黨政府移居到台灣的。親族中，也有因為參軍，後來在台灣的眷村生活的，但我自己的爺爺奶奶和家人，並沒有住過一天眷村。即使如此，我從小到大，被猜測成是眷村出身的次數，真是太多了。確實是因為從省籍來辨認的，外省人的氣質就很容易跟眷村劃上等號。雖然這並不必然，但台灣社會整體的印象，眷村就是等於大宗外省人的世界。

雖然我自己不曾住過一日眷村，但，因為早先來台灣的外省人，確實會有一種外省人跟外省人自然而然彼此群聚或交集的生活模式，因此類似眷村型態的生活細節，或父執輩交往的眷村親友，也就很真實地出現在我的生活經驗裏。

四爺爺

在國共戰爭時期，四爺爺是情報頭子戴笠的手下，幹的是特務工作，可以想像在那個混亂的時代，四爺爺應該也殺害過許多敵人的命。他的行蹤飄忽，有段時間躲在當年我爺爺在蘇州的家大半年之久。那段時間，四爺爺仍然神神秘秘，不願意交代他的行蹤，走私了很多麝香，藏在爺爺奶奶家。為此奶奶心裏很怨四爺爺，她原本一直還想再懷個女兒，卻因為那段期間聞了太多麝香，導致後來再也不孕。

特務工作是家人間不能說的秘密。四爺爺為了蒐集情報而追求市政府裏的秘書，一位知書達禮還精通語言的優秀女性，真的因為四爺爺的熱烈追求攻勢而嫁給了他。但，這是那位我無緣見面的前四奶奶悲慘命運的開始。她以為的愛情和婚姻，其實從頭到尾都只是一場特務的騙局。被枕邊人當成是情報蒐集對象的前四奶奶，在不知情的情況下也為四爺爺生了孩子。但當四爺爺隨著任務離開蘇州時，這對可憐的母子倆慘遭拋棄，前四奶奶後來精神失常，總是在街坊巷道間淒厲地嘶吼哭嚎.....

四爺爺跟著國民政府來到台灣之後，住在高雄左營的眷村。他的長官戴笠，卻移居至香港，戴笠手下的特務，包括我的四爺爺，到了台灣，也都因為失去靠山而失了勢。

童年時，爸爸媽媽曾經帶著我，搭火車南下高雄去探望他。四爺爺個性冷僻，清癯的臉龐，鷹般的大眼，從他的眼神中傳遞的，不是慈祥，卻仿佛是刻意營造距離感的冷靜。見我們來了，倒也沒什麼笑容，但看見孫兒輩的我跟我哥，還是招呼著領著我們去看老虎。原本我還以為是帶我們上動物園，誰知，真的是去看老虎！是養在人家裏當寵物的老虎。

至今我仍覺得因為那只養在屋裏的大老虎，將我們那趟南下探視四爺爺的行程，突然帶進了一個魔幻非寫實的場景。在那個時代，保育的觀念還沒現在這麼嚴格。四爺爺的朋友屋裏一個好大的鐵籠，養著個頭真大的老虎。嚇得我躲在媽媽身後，大人們都笑了，哄著我說大老虎關在鐵籠子裏呢！別怕。

後來，因為我求學課忙，兩家人一南一北也淡了聯絡。那個屋子裏鐵籠關著的大老虎，跟曾經也許殺人如麻的四爺爺，卻窩在眷村狹小貧瘠的屋子裏，交織重疊成落魄氣短卻仍陰森殘酷的形象。他們失去了戰場，在揮散不去的嘔嘆回憶裏老去……

垂垂老矣的老人家，對往昔的所作所為，曾經有一絲後悔嗎？還是已經遺忘了？

我不知道……

老王

台灣人總是喜歡戲稱隔壁鄰居為老王。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海軍在基隆暖暖區的碇內裏購買了農地興建了眷舍，起初被叫作“美齡莊”，顧名思義，是為了感念宋美齡照顧軍眷的德澤。後來擴建成為“影劇六村”，因為擴建的經費是當時影劇界人士明星藝人樂捐而來。這是離我住家最近的一個眷村。這裡要提及的，是曾經住在影劇六村裏的一個鄰居老王。

從小，每隔一陣子，家裏頭會來個伯伯，而奶奶、爸爸、媽媽叫他老王。他跟著部隊，就住在影劇六村。老王的背景，大概就跟台灣電視劇裏《光陰的故事》戲裏的角色孫爸差不多。當年國民黨軍隊在街頭強拉男子參軍。戲劇裏的孫爸是為了幫老娘上街買兩瓶醬油，就被拉進了部隊，從此參戰離開家鄉，輾轉到了台灣，跟故鄉的親人這一別就是五十年。老王雖不是上街買醬油，情形也大同小異，外出上工走在路上，就被軍隊強拉參了軍。別了故鄉離了親人，他就這麼隻身一人來到了台灣，無親無故。後來反正就是被分配住到了影劇六村。

他跟我毛家的緣分，起始於好心吧！因為國共戰爭跟著國民政府逃難到了台灣的爺爺奶奶，在基隆暖暖買了地蓋了住家，終於落地生根，開始了新的生活。但我爺爺卻在幾年之後，因為過於操勞，罹患肝癌去世了。對於剛到台灣生活不久的奶奶來說，真是人生至大的打擊，人生地不熟，台灣人生活的習慣和諸多細節，甚至是語言，對奶奶來說，都是隔閡，都是距離。其實終其一生，我認為我奶奶並沒有接受台灣成為她的第二故鄉。

就在爺爺過世不久，奶奶上街購物，有高血壓毛病的她，提著採買的日用品，在街上就暈了起來。老王看見街上一個老太太很不舒服的樣子，好心地上前來幫忙，幫著奶奶將東西提溜回家。奶奶後來知道老王在台灣一個人無親無故，也一直沒娶老婆，就讓他每隔一陣子到家裏來幫忙整理園子，奶奶會留他在家裏跟家人一塊兒吃飯，塞給他一點兒錢。起初，老王怎麼也不肯收錢，但奶奶說如果他不願收錢，以後還怎麼好意思讓他來家裏幫忙？！

老王就這麼成為我家人的一個老朋友。或者就該說是，另一個家人。

所以我從出生到懂事，家裏就一直有個王伯伯，他很疼愛我。他個子很小，在我兩三歲還是個小娃兒時，就知道他不高，是個小個子，現在回想起來，大概剛一米五吧！王伯伯鄉音很重，但話說的很少，不說話時就是笑。每回看見我，就急著抱我，臉上滿溢的是好燦爛的笑容。

童年時，老王還常來。那時，一來就幫著家裏的園子除草澆水。我跟我哥在小矮樹叢裏玩耍。還有我們家養的狗，我們兄妹倆和那只叫做“來福”的大白狗，你一前、我一後地在老王的周圍追逐，我只記得，他咧著嘴笑得一口大白牙……

更久以後，我們的房子從平房帶院子，改建成為公寓。老王，就越來越少上家裏來了。也許，是因為家裏沒有了花園，老王覺得自己沒有理由來串門子了。到那時，幾乎只剩下每年過年，老王來家裏拜年，我才能再見到他一面。

直到有一年的過年，老王像往年一樣上家來拜年，臉上總是燦爛的笑容不見了。避開了我奶奶她老人家，他輕描淡寫地跟我爸爸媽媽說：自己的身體不好了。他說，他真感謝飄洋過海來到了這台灣北部的基隆，能遇上我們毛家一家人，讓他在逢年過節的時候，能有個地方去轉轉。

那時的我，已經大概有十一二歲大，我當然已經能聽得懂。老王說：他真想念家鄉的老娘，但這輩子該是再也回不去了……

那個冬夜，窗外，在台灣北部有雨港之稱的基隆市，沒完沒了地落著雨……

光陰的故事（2）

邵家二哥

邵家二哥住在台灣新店那一帶的眷村。

沒辦法忘記這個人，是因為他長得太俊了。尤其是他那濃眉大眼。他們家有三個兄弟，最小的那個弟弟，後來真的成了電影明星。但是邵家二哥才是三兄弟里長得最好看的。或許還因為他的個性，那種特別頑皮的男孩，也特別容易讓人印象深刻。

其實，邵家兄弟的軍人父親，在他們仍然年幼的時候，就已經殉職了。他們的母親，卻因為承諾了父親，一定要將孩子們盡心栽培。因此，寡婦帶著三個孩子，在市場賣菜，又在家裏幫人裁縫做衣裳，明明掙得沒幾個錢，卻還咬著牙將孩子們送進昂貴的私立國小唸書。但個性調皮搗蛋卻很有正義感的邵家二哥，由於沒有什麼背景勢力，在充滿權貴或富人子弟的小學這樣一個勢利的環境中，顯得格格不入。

相較于其他孩子，又家教又補習，邵家二哥的功課不好是必然的。同班同學很多是那些家裏有大轎車接送的少爺，他們當然不懂他的這些出軌不合群的行為是為什麼。大概到了四年級，同學們才約略弄清楚了一點他的背景。那卻是因為聽見了學校主任在大庭廣眾之下指著他罵：“你媽那麼辛苦，送你們兄弟來這裡讀書，還不知道努力……”同學們看著邵家大哥代弟弟一直低著頭跟老師們道歉，邵家二哥還是一副嘻皮笑臉不想甩人的模樣，最後招致校長大罵他：不知羞恥！但邵家二哥依然橫眉冷對。於今回想起來，才十歲左右的孩子，在心中一定是有一股曉世卻憤世的怒火。

依稀記得幾件事，小學二年級時，台灣“經營之神”王永慶將小兒子王文祥送到這個貴族學校，當時校長竟集合全校師生到操場列隊歡迎。有同學因為集合太久，終於忍不住尿在褲子上，尿褲子的孩子窘得恨不得找地洞鑽進去，其他的孩子同情歸同情卻還是沒人敢吱聲。這時候，只見邵家二哥舉手大聲說：“報告老師，我也快尿出來了！”當然，仗義執言的結果又是被一頓臭罵……

邵家二哥，並沒有在貴族學校念到畢業，後來他還是轉到了學費便宜的公立小學。很久以後，到了高中時期，在街頭跟邵家二哥重逢，那時的他，騎著改裝的摩托車，已然加入了幫派。在那個壓抑又找不到出口成就自己的時代，這個個性豪爽又衝動的男孩，終究走上了一條在人們眼裏看來是歧途的道路。但，也就在那次重逢不久的一兩年間，再聽聞到他的消息，卻已經是個來自地獄的死訊，人們說他騎車出了意外，被撞死了。

我想，他的母親該很心痛吧！

母親的初戀情人

媽媽姓盧，但本應該姓李。盧這個姓，是她的姨父和姨媽給的。原來，我的姥爺和姥姥不是我媽的親爹和親娘，他們原來是她的姨父和姨媽。但是，一直到了我姥爺過世之後很多年我才知道這件事。

故事的背景，還是得再回到國共戰爭，當時國民黨節節敗退，在媽媽五歲時，故鄉山東已經被共產黨解放了。當時，媽媽的姨父，也就是後來我的姥爺，因為是船員，所以不在山東。

風雲變色，世局變化太大，讓姥爺根本沒法回到故鄉，跟著其他船員就輾轉到了香港。而姥姥一個人，無依無靠，決定離開故鄉山東，天涯漫漫向南方去，和丈夫團聚。當時她申請到了珍貴的“路條”，因為有了這張路條，才能通過重重路檢，一路從山東南下通行。

媽媽說，她小時候家裏孩子太多，又有哥哥又有姊姊，總是分不到好吃的。因此她常常跑到沒有子女的姨媽，也就是後來我的姥姥家，姥姥會弄些好吃的，再塞給她些零用錢花，所以媽媽跟姥姥特別親。

媽媽告訴我：應該就是命吧！那時姥姥原本都已經到了火車站，準備搭車離開了，這才發現，自己居然忘記帶上那張珍貴的路條。所以不得已姥姥只好折了回來，這一回來，被媽媽看到了，姥姥拎著行李，像是要出門的樣子，然後媽媽就死拽著姥姥的衣角不放，問姥姥要上哪兒去玩，怎麼不帶著她去。姥姥怎麼跟孩子解釋，這趟哪是出去玩？但媽媽怎麼也不肯放姥姥走。姥姥本來也不願意帶媽媽走，因為一個女人家，這一路上會發生什麼事情，根本無法預料，怎麼還能帶著個孩子，而且還不是自己的孩子！我的親姥姥當然也捨不得，但，媽媽不知道哪來的堅持，說什麼也要跟著去。實在被她鬧得沒辦法，最後姥姥竟真的就帶著媽媽離開了故鄉。

少不更事的媽媽，在那時當然不可能知道，這麼一去，就是四十年的兩岸隔絕，也因此我媽媽跟她在山東的其他兄弟姐妹，從此命運完全不同……

姥姥和媽媽在香港調景嶺還住了差不多半年的時間，終於跟姥爺團聚。之後，因為姥爺是船員，他選擇到台灣的基隆港，從此姥姥和媽媽便在基隆港的和平島一帶定居。當時，左鄰右舍聚集的，都是姥爺在船上的同事，也都是山東的老鄉。也因此，他們的生活，也跟著村極像，櫛比鱗次的屋子，你家的孩子跟我家的孩子，經常是哪個媽媽有空就一起照料著……

也因為這區住著特別多的山東同鄉，因此一年一年過去，就吸引了居住在基隆幾處眷村的山東籍的士兵尋來，跟老鄉認識，見面話鄉愁，也許讓 哪家媽媽們包個家鄉味的水餃，給他們解解鄉愁。那其中，就有一個也來自山東威海的男孩，也

常到媽媽他們鄰舍間串門子，甚至跟後來長成小姑娘的媽媽，互相吸引交往了起來。

他是媽媽的初戀情人，兩個人戀愛談得很投契，甚至有論及婚嫁的打算。但媽媽說，姥爺說什麼就是不答應這門親事，他就是不喜歡那個姓李的山東男孩。在父母之命難違的情況下，媽媽跟初戀男友黯然傷心分手了。

幾年以後，姥姥纏綿病榻，才說出了當年姥爺斷然阻止媽媽跟同鄉男孩結婚的原因，是因為他想到媽媽其實本姓李，如果跟同鄉又同姓的男孩兒結婚，深深擔心兩人可能會造成近親通婚的悲劇。一直到那個時候，因為對孩童時的過去早已不復記憶的媽媽，才依稀模模糊糊、渺渺茫茫地重新追憶起她的身世……也才理解並諒解了姥爺跟姥姥當初非得拆散他倆，打碎了她初戀感情的無可奈何。

當然，後來媽媽經人說媒，跟當時也落戶定居在基隆的爸爸結識交往，後來就結婚了，也才有了後來屬於我們一家的“光陰的故事”。

家在兩岸

外省人，是異鄉人的代名詞，源自於歷史的偶然。當年初踏上台灣的那一刻，就註定了他們一輩子還有子子孫孫作為“外省人”的宿命，在兩岸間，輾轉流離。“外”省人，說明外來的身份，和空間上無所著附的游離，他們置身於台灣主流社會之外，也置身於大陸的故鄉之外。

眷村，是一群永遠的過客臨時的家，見證外省人從臨時到落地生根，他鄉變故鄉的過程。

外省人，是異鄉人的代名詞，源自於歷史的偶然。當年初踏上台灣的那一刻，就註定了他們一輩子還有子子孫孫作為“外省人”的宿命，在兩岸間，輾轉流離。“外”省人，說明外來的身份，和空間上無所著附的游離，他們置身於台灣主流社會之外，也置身於大陸的故鄉之外。

有家歸不得的外省人，回到大陸，老家不在，他們的至親也等不到他們歸來，撒手而去，近半個世紀的隔閡標誌著他們外省台灣人的身份。他們的子女，也背負著這樣的印刻，在現實的家台灣和抽象的故鄉間游離。在台灣出生的第二代、第三代外省人，過去身份證上登記的籍貫，只是想像的家，他們對故鄉的鄉愁，停駐在父母或祖父母的回憶中。1987年台灣開放赴大陸探親，二十多年來，上百萬台灣人絡繹不絕踏上返鄉之途，回家的飛機上運載著返鄉遊子沸騰的血液。

著名台灣作家鐘理和的《原鄉人》中有一句話：“原鄉人的血液，只有回到原鄉才會停止沸騰。”外省第一代在大陸出生，他們在台灣居住的時 間超過生命的一半以上，眷村成為他鄉的家；外省第二代、第三代在在台灣出生，許多人在眷村出生，回到大陸是從一個濃縮大陸各省文化的小地方回到原鄉。我的祖父母來自大陸的大江南北；我在台灣出生成長，在美國讀碩士，在香港工作，在北京讀博士並留下定居。主編《寶島眷村》一書，是在外省人的原鄉寫眷村，在遊子的原鄉詮釋與捕捉他們的鄉愁，是第二代嘗試將祖輩來不及訴說的故事與淚水，以我們的語言與感悟，向大陸讀者重現這段歷史的偶然與契機。希望原鄉人的血液，在原鄉的故事中安息。

眷村濃縮了大江大海南北文化，濃縮了大時代小人物的歡喜與傷悲，孕育了新一代台灣兒女。兩岸直航後，兩岸互動密切，如同鮭魚溯溪而上回到出生地，越來越多外省第二代、第三代像我一樣回流大陸留學或工作、成家，我們的祖籍來自大江南北，臉上帶著外省人的輪廓，講著標準的普通話；我們更背負著第一代對子女的嚴苛期許，努力在各行各業中力爭上游。外省人的家族遷徙路徑，反映著大時代的歷史軌跡，原鄉與他鄉，界限早已模糊，我們的家，在兩岸。

眷村文化事件年表

1945 年 日本戰敗，結束對台灣長達 51 年的殖民統治。第一批國軍及眷屬陸續抵達台灣，簡陋眷村開始出現。

1948 年 台北市出現第一個眷村--四四南村，是為聯勤總部第四十四兵工廠所蓋的眷村。

1949 年 國民黨內戰失利，60 萬名官兵軍眷隨國民黨政府撤退到台灣。政府成立“軍眷管理處”安置軍民，並於各地大量興建眷村。

1956 年 宋美齡與“婦聯會”、工商業界及華僑募款興建軍眷住宅。該年度戶口普查資料顯示，外省籍人口達 121 萬人，當時台灣總人口數為 987 萬餘人。

1961 年 強颱風波蜜拉侵臺，造成嚴重災情，結構簡陋的眷村建築受創特別慘重，多處眷村遷建。

1970 年 “國防部”成立“軍眷業務管理處”，專門處置眷村的改建、遷移、眷舍管理以及軍眷服務等工作。

1977年“行政院院長”蔣經國確立“國軍眷村改建”原則，由軍方提供土地，與省市地方各級政府合作興建居民住宅。

1980年台北市政府與“國防部”合作改建眷村，試圖實現改善居住環境、提供平價住宅、都市更新等目標。

1985年電影導演李祐寧拍攝眷村系列電影《竹籬笆外的春天》、《老莫的第二個春天》，後者獲得當年度金馬獎最佳影片獎。

1987年“行政院”于10月5日通過《赴大陸探親辦法》，兩岸正式開放探親。

1989年“表演工作坊”導演賴聲川與演員李立群、金士傑集體創作《這一夜，誰來說相聲》，提及眷村傳奇人物古嘎與兩岸關係等段子，蔚為經典。

1991年電影導演楊德昌拍攝《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以台北南區一外省公務人員之子為主角，片中可見許多眷村黑話和少年生活面貌。

1992年小說家朱天心出版小說集《想我眷村的兄弟們》，同名短篇小說以作者眷村成長經驗為題材，成為眷村文學代表作品。

1996年1月1日，“立法院”通過《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隔年設立“國軍老舊眷村改建基金”。

2001年桃園縣舉辦第一屆眷村文化節，播放眷村影像紀錄片並舉辦各種活動。

2002年新竹市由環保局之舊建築改建的全臺第一座“眷村博物館”啟用，為全台灣第一座保存眷村特有文化與生活特色的博物館。

2003年台北信義區眷村“四四南村”四棟眷舍被正式列為“歷史建築物”，並成立“信義公民會館暨文化公園”對外開放。

2004年作家蘇偉貞編選《台灣眷村小說選》由二魚文化出版，編者言此書編選，意在致力打造出“眷村小說史”。

2005年台灣公共電視臺制播電視劇集《再見，忠貞二村》，反映眷村文化及變遷。該劇獲當年度金鐘獎。

2006年台北市汀洲路三段的違建眷村“寶藏巖聚落”被認定為歷史建築，然因涉及違建，所有居民于2007年初遷離該處。

2008 年知名電視人王偉忠製作眷村題材的電視劇《光陰的故事》播映。12 月初，王偉忠與賴聲川導演合作舞臺劇《寶島一村》舉行公演，為台灣第一部以眷村為主題的劇場作品。

2009 年“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出版《眷村的前世今生》一書。

2010 年王偉忠與賴聲川導演合作舞臺劇《寶島一村》，將在北京、上海、杭州等地巡演。

主編助理陳藝清根據臺《表演藝術》雜誌第 192 期，2008 年 12 月號眷村特刊內容整理





眷村的常民生活

眷村飲食南北有分，各有風味。平常或年節偶爾會互贈左右鄰 居品
嚐，互相交換烹飪心得或所長。

隨著子女成長，生活壓力日漸加重，有些眷村利用晨間賣些豆漿、油條、燒餅，
也有賣些陽春麵、包子、蒸餃，有些眷戶利用黃昏推著腳踏車後面架個籃子
或箱子，裡面裝著親手製做的饅頭、花捲、大餅或槓子頭等北方麵食製品，
沿著巷口、村子叫賣，賺些微薄小利，以貼補家用。

眷村的食物大概有豆漿、油條、燒餅、陽春、包子、炒飯、醃製小菜、南京板鴨、鹽水鴨、榨菜、蔥油餅等。

眷村的人都很好客，尤其職業相同，同事、朋友很自然的會偶而小聚，小吃攤除了賣小吃外，也成為村裡三、五好友聚會聊天的場所，最常見的就是在麵攤切盤滷菜，炒一盤青菜、一碗陽春麵或水餃，喝點小酒，天南地北，聊上幾個小時怡然自得。參考(3)

在那困頓的眷村生活中除了吃、穿是一大問題，一到開學時五六個子女，一兩百元的學費就是家裡最大的問題，大部份的家庭都是靠標會或借貸來週轉。

每個月光是餵飽一家人的肚子都不夠了，那有剩餘的錢購置一大群孩子的衣服？尤其孩子總是好動的，一年一年成長的快，屁股、膝蓋部位經常磨破，媽媽們總會用些布塊，手拿著針線，一圈一圈如蜘蛛網般的補丁。老大的褲子小了，修改一下給老二穿，老二的修補一下又給老三穿。每個月用完的米袋，或是駱駝牌、中美合作的麵粉袋，裁剪縫製成內衣、內褲。而孩子的腳上所穿的鞋子，幾呼都是媽媽們親手縫製的布鞋，用裁剪剩下的碎布，以麵粉攪製的漿糊，一層一層的黏，一片黏一片的連成一大塊，晾乾後依孩子們的腳形裁剪，成為鞋底，再用黑布雙層作鞋面，穿久後的鞋子破洞，再用破布縫補，在孩子考上初中，有能力借貸買雙回力牌球鞋犒賞一下，就值得整個眷村小孩欽羨不已了。[3]

當年眷村家家戶戶都有前、後院，圍著竹籬笆，遇颱風下大雨，屋子進水，竹籬笆不勝負荷，需自己挖洞、幫忙編竹籬笆，門檻一次比一次高，漸由竹籬笆改善磚牆，亦一次一次的砌高，因為經費有限，只能靠標會來渡過難關。

眷村初建時就有電力，屋內的照明全靠一盞昏黃的燈泡。全村只有三個井與三個水龍頭，是飲水的來源。當初眷村初建時，並沒有規畫地下水系統。所以只要一下雨，整個村子就會淹水。

而今眷村的破舊，使得改建的聲浪日漸擴大。現有的眷村也在歲月的催殘慢慢頹

敗，今天的紀錄也將成為日後的歷史。參考(3)





現在大多數的人都是以開車、騎機車當代步的工具，但你有沒有想過，在過去的歲月中，他們是用什麼工具嗎？在以前的時代，大家幾乎都是用走路的比較多，但隨著科技的進步，慢慢的，腳踏車成了台灣最重要的交通工具。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中，如果你家裡有一台腳踏車，那真的會讓人羨慕。

在腳踏車之後，又有一種更新的代步工具，那就是俗稱的「摩托車」。「摩托車」在當時，是一總蠻拉風的代步工具，但也是要花上一大比的費用才買的到的。在那個年代嫁妝如果有一輛摩托車，就不知羨煞了多少人呢！



參考文獻

1. 楊放，1995，「落地生根--眷村人物與經驗」，台北市，允晨文化出版公司。
2. 林樹、潘國正、劉益誠、曾嘉玲、何致遠、邱碧芳、李志武，「田野調查報告書」1997，新竹市，竹塹文化資產叢書出版社。
3. 戴德銘，2000，「眷戀」，高雄市，行政新聞局出版。



消失的家園--眷村

對於老眷村，一直沒很去在意，因為在我的記憶中，它就是那麼自然的比鄰而居，安安靜靜的存在於台灣許多角落。

意識到它的消失，是最近幫一個新建好的國宅社區架設網站，這個新國宅原是老舊的國軍眷村改建。...看著新建國宅，很為眷村居民有個現代化的新家感到高興，心中卻又對於消失的老舊眷村感到一點點的惆悵...

不知何時，我們家鄰近的眷村也人去樓空，久沒人住的家園任憑風雨吹殘、雜草叢生...

在斑白的危牆上漆著「本眷村已依法回收」的字樣。已搬遷的一戶人家的牆上，還擺著萬聖節的小鬼飾品，它那逗趣的模樣和牆上刺眼的紅漆字成對比...不知屋主是帶著何種心情離去？

越走進小巷越是殘破不堪、越覺得淒涼。

一個人走在廢墟中探險、拍照，希望為這即將消失的記憶留下些什麼。偶然，聽見熟悉的收音機聲，發現荒廢的眷舍中尚有 1-2 戶人家未遷移。透過半開的屋門望去，裡面堆滿了無用的雜物，透過紗窗依稀看見老人滿足的他的唯一興趣，不敢前去打擾老人家的安靜，也怕自己誤觸老人的隱私，於是選擇悄悄離去。

新舊交替，再過幾年，我們還看得到具有歷史的舊房舍嗎？那些記憶是不是都將全數消失？



舊樣



新貌

澎湖眷村文化園區

- 8 篤行十村建於日據時期，當時做為砲兵大隊的宿舍，1946 年後規劃為全台灣第一個眷村住宅區，因此可謂 全國最古老的眷村，整體眷村建築充滿日式風格，配合眷村改建計畫，目前該區已經舉村遷移，文化單位將之規劃為眷村文化保存區，並有澎湖當地的藝術團體一一進駐從事藝術表演與展覽。
- 舊行政區隸屬新復里的篤行十村全區以木構房屋為主體，搭配低矮斜頂與日式文化瓦鋪面，挨家挨戶地基沿著緩坡街道墊高起伏，村內小巷紛陳，縱橫交錯，不少家宅就是倚著百年歷史的媽宮古城，甚有以古城牆為家壁者，鄰近為軍事營區及海岸重哨，平日鮮少外人穿梭，更顯寧靜。
- 大眾耳熟能詳的名曲外澎湖的澎湖灣，當中所指的澎湖灣與外婆便是篤行十村所在地，歌手潘安邦的外婆正是居住於篤行十村內。已故歌手張雨生的父親也是篤行十村內的村民，讓這個全國最古老的眷村在歷史內涵中更有著豐富的人文故事。



【眷村美食】懷念幸福的好味道 北中南 全省吃透透

從小在眷村長大的我，不免時常嚐到各地不同省籍的家鄉料理；長大後吃遍各式各樣的料理，至今仍令我永難忘懷的美味佳餚則是父親親手做的各項料理！



說到吃呢？外省人的主食都以麵食為主，不僅可以當主食，也能當點心，而且全都是親手做的，例如牛肉麵、水餃、饅頭、燒餅等，都是每餐必吃的食物，而這些也成為眷村美食的代表。小時候的早餐幾乎都是吃燒餅配豆漿，尤其是剛烤好的燒餅，在口中慢慢咀嚼，越嚼越散發出麵粉和芝麻的香味，大人們則會夾著油條；中餐和晚餐就會吃大滷麵或是酸辣麵、水餃、饅頭等，這些看似平常的食物對我們來說是怎麼吃都不膩，因為這些佳餚裏都有著滿滿的愛和幸福甜蜜滋味！

對曾經生活在眷村裡的人來說，眷村菜代表了道地的家鄉口味、樸實無華的料理、合宜划算的價錢及貧窮卻美好的日子。現在我就來介紹全省幾家有家鄉味的「眷村美食」，讓大家也有幸福甜蜜滋味喔！

《南村小吃店》小凱悅

位在全台最貴的地段信義計劃區。民國 65 年即在四四南村經營小吃的南村小吃店，經歷眷村拆遷，搬到離原眷村不遠的現址至今已有 30 多年歷史。



各式滷味分別使用7種不同滷鍋熬煮，無論是海帶或牛肉，都能兼具原味與老滷香味，非常美味可口。

來自山東的老闆娘李小姐說，因為從南村搬來店名就叫南村，別名「小凱悅」則是過去開在凱悅飯店附近，客人求方便隨口取的，也就一直沿用。

對於店名，有種隨遇而安的眷村特質；對於食物，卻是十分講究。各式滷味分別使用7種不同滷鍋熬煮，無論是海帶或牛肉，都能兼具原味與老滷香味。

《忠南飯館》平實眷村菜滷牛肉蹄花

經營 50 年的忠南飯館，是許多眷村人最愛來憶當年的場所。第二代黃立平說，時代在變但對許多客人來說記憶中的味道無法更動，如果店裡裝潢或口味稍做調整，便有客人關切。當然店裡的好生意也不受環境景氣影響，早期眷村生活以做工為主，需要吃飯才有力氣幹活，每個人都是 5 碗飯起跳。店裡準備在來米、蓬萊米、饅頭與綠豆稀飯 4 種選擇。



經營50年的忠南飯館，是許多眷村人最愛來憶當年的場所。

名人話眷村

名人話眷村—梁修身篇

台灣的眷村經驗是歷史上少有的，也是特殊時空背景下的產物，它不但見證台灣半個世紀以來的風風雨雨，在早期「前方生死與共於戰場，後方同甘共苦於眷村」的年代，確實發揮了安定作用。在動盪不安中，軍眷們胼手胝足、克勤克儉的打拚過活，發揮了堅忍不拔，屹立不搖的精神。

隨著台灣經濟、文化快速變遷的腳步，籬笆搭建的眷村，狹小的巷弄，南腔北調

的口音，都隨著老榮民的凋零而消失。從紅顏到白髮，從年輕到年老，從繁華到沒落，特殊的眷村文化色彩從這個時代逐漸消失.....

所以，眷村還是非常珍貴的寶藏，它不但為這塊土地見證了歷史，留下了文化的傳承，它也陪伴了許多人度過生、老、病、死和悲、歡、離、合，如今眷村拆遷，我們雖然捨不得跟情同家人的鄰居分開，但是竹籬笆圍牆的拆除，讓我們不再局限生活在自己小小的生活圈，也是件不錯的事.....

【再見 忠貞二村】在情感上，和我個人的生長背景有著根源性的聯結，因為我也是軍人子弟，隨父親移防搬遷過很多地方，因此在編劇和拍攝的過程中，我很容易就能重燃過去的情感，重拾過去的記憶，忠實地呈現在觀眾眼前，還原眷村文化精神在每一個畫面裡。

【再見 忠貞二村】是顛沛流離，他鄉變故鄉的大時代故事，有「揮別」之意，也期許眷村精神能重新建立，在台灣本土找到新生的意義。

我很榮幸在大時代裡扮演到了一個眷村文化的目擊者、紀錄者的角色，藉此，祝福所有跟這個時代一起成長的朋友，也祝福在眷村生活過的每一個人。

名人話眷村—桃園縣縣長—朱立倫篇

我是個眷村客家混血的「芋頭蕃薯」，五歲以後，在桃園八德眷村渡過一個非常快樂的童年，和所有鄰居就像是一個大家庭般，家家戶戶幾乎不用鎖門，彼此之間聯絡相當密切。從小，在眷村裡最重要的就是「分享」及「扶持」，大家平時都會守望相助，每個人都相互欣賞、包容。

除此之外，值得一提的眷村美食，從小就讓我印象深刻。放學回家，就算媽媽不在，也不怕會餓著，到隔壁山東媽媽或河北媽媽家裡，就一定有東西吃，也因此喜歡上麵食，而鄰居們只要有人在蒸饅頭，當蒸籠一打開時，所有的小朋友都會聞香而至，大家都不分彼此，有好東西就會跟好鄰居分享。

桃園縣平鎮市龍岡一帶，有一個忠貞雲南村，那裡的米干及破酥包，口味非常道地，這是除了牛肉麵之外，台灣相當重要美食文化之一，許多美食節目也相爭報導。我還相當推薦泡饅、貓耳朵這類的陝西菜，而這些美味，你一定要親自來桃園嚐嚐。

桃園縣總共有八十七個眷村，是全台灣眷村最多的縣，雖然現在漸漸各改建為國宅，但走過的歷史，人們是不會忘記的，對於文化的保留，甚至把它發揮的更加精彩，桃園縣一直都比其他縣市努力。今年位於大溪蔣公行館將開放為「大溪藝文之家」，它曾是蔣公最愛的行館，除了紀念蔣公的部份之外，我們未來將其改

建成一個藝文中心，給所有不同世代的人，共同來經驗分享，另外今年最特別的活動是融合了眷村民宿體驗的眷村文化研討會，讓來自各界的專家學者及文化工作者能實地體驗眷村特有的多元文化。

桃園縣的眷村文化節做了第五屆，對我來說是個文化傳承的工作。現在桃園縣要跟大家一起努力，努力把這來自大江南北、從戰後來台漸漸與河洛文化、客家文化融合的眷村文化承傳下去。更希望眷村的「守望相助」精神，發揮到各地的社區裡，綜合所有社區文化，融合多元的族群社會，進而發展經濟及文化。

懷舊的家常美味 村子口眷村料理



眷村是台灣的特色景觀之一，時常成為台灣電影電視劇愛用的主題，因此來到台北，自然也不能錯過最家常的眷村菜！「村子口」座落於捷運忠孝敦化站附近巷弄之中，由木板搭成的低矮房舍，漆上醒目的藍綠色，實實在在地展現了眷村風情，在大城市的小巷弄中形成了特殊的景觀。

當初命名「村子口」，除了配合餐點主題打造眷村風情，也象徵過往眷村鄰居彷彿家人般的親切與熟絡，因此來到「村子口」，勢必也要讓人有「回家」的感覺。所謂的「眷村菜」是指什麼呢？大師傅開玩笑說，就是「化腐朽為神奇」！經濟尚未繁榮的時代，居家用餐以「節儉」為原則，因此村子口的家常菜，就是在看似普通的食材上做令人驚艷的變化。



一來到店裡，老闆一定會跟你推薦村子口招牌菜—「雙醬麵」（70元）。雙醬麵為麻醬和炸醬，配上小黃瓜絲和蔥，用筷子攪拌一番，麻醬和炸醬便並互補的在麵中雙雙入味；而「炒餅」（80元），則是將蔥油餅切片，搭配蛋、紅蘿蔔絲、高麗菜等，讓原本簡單的蔥油餅口感變得更加多元，加上師傅的好手藝，使蔥油餅香Q有嚼勁；而紅燒牛肉麵（90元）的湯頭十分濃郁，更讓人回味無窮。



由於村子口的菜單上，只列出麵點類的部分菜單（雙醬麵、紅燒牛肉麵、牛三寶麵、細粉、湯餃等等），但別以為只有這些喔！村子口可以提供的東西，是你意想不到的豐盛！因為其餘的餐點，是根據老闆與廚師們當天早上從市場買回的新鮮食材而定，每天都有不同的驚喜！大師傅自豪地舉例，光是牛肉，他就可以做出數十種變化，根據客人的喜好，即興炒出一盤盤熱炒好菜。此外，還有豐富的小菜切盤供你選擇，豬耳朵、大腸、豆乾、海帶等等，在師傅的用心下，滷得很透且入味，十分開胃，店內還提供免費的青草茶讓客人暢飲。



來到村子口，除了細細品嚐家常好風味外，還有很多東西值得你探索玩樂。店內的裝潢，用藍色油漆漆上大大的軍事標語「軍民一家・反共報國」、「軍民一家・共榮共存」等字樣，牆上掛滿麵粉袋製成的衣褲、勳章、獎狀等等趣味的老玩意兒，在公開的廚房裡，甚至時常聽見戴著軍帽的大廚們大聲歌唱和談天，加上背景音樂播放著嘹亮軍歌，幽默自然的設計把人瞬間拉回那個懷舊的時代氛圍裡，也適合喜好攝影的朋友。而自稱「村長」的老闆總是很 High，不時會免費送上小菜和水果供客人盡興享用，甚至會出來和客人一起乾杯聊天、拍照、或表演餘興節目，讓店裡始終熱鬧非凡充滿歡笑聲。

來到村子口，除了以便宜的价格細細品嚐眷村家常菜的好滋味，也別忘了享受一下濃濃的人情味喔！

（採訪：Irene）





眷村是個獨立的小社會

台灣眷村是時代的產物。1949年，一群來自大陸中華民國的國民、軍眷、流亡學生及企業家、公務員等約120萬人，隨中華民國政權遷往台灣而群聚在此居

住。這次遷移被認為是“被迫型政治性人口移轉”。據說，當時由軍、公、教、中央民意代表按職等不同抽籤取得面積不等、等級不同的無產權宿舍。

眷村的興建是從 1956 年到 60 年代開始的，這段時期陸續興建的眷村，稱為早期眷村(老舊眷村)。當時由宋美齡發動“民間捐款”，以“捐贈”方式分配安置軍眷居住。當時的住宅以平房為主。在接下來的 10 年中，平房式軍眷住宅一共興建了 10 期，共計 38100 棟，分佈在台灣全省各地軍事要塞中。據統計資料顯示，從 1949 年開始，全台灣共有眷村 763 個，眷戶 96082 家。

眷村中的住房有著一定的等級，分為將校官的房舍與普通士兵房舍，兩者在環境上有明顯差別。眷村內設有學校，村週邊有部隊，並配有機槍碉堡，整個眷村儼如軍事要塞，嚴格區分台灣本省人與外省人的來往，就像一個獨立在台灣之外的小社會。

反“台獨”的堅強陣營

眷村的政治態度是顯而易見的。在台灣，“眷村”代表著一種特殊的政治含義，等同於反“台獨”。當年遷往那裏的人，都是從大陸過去的中華民國軍人及家眷，他們服從於國民黨，是中華民國最忠實的擁護者。在遷居的早期，每逢重要節日，幾乎家家戶戶的門前都要懸挂“青天白日旗”。

在民國執政時期，往往只要黨部一個電話，眷村人就會按照指示，投票給所支援的候選人，而投票人在投票過程中是沒有任何個人喜好因素在內的。為此，眷村還贏得了“鐵票部隊”的稱號。

不過，隨著國民黨失去執政權以及黨內分裂，這樣的場景在近年來已經不多見了。2000 年以前的選舉中，筆者的父親還曾要求我投票給根本不認識的國民黨候選人，但到了 2000 年的“大選”，眷村的後代也不再一味聽從長輩的指揮，多數年輕人反倒把票投給了宋楚瑜。

儘管眷村人的政治態度發生了變化，但反“台獨”的理念一直不曾動搖過。自從民進黨上臺以來，時有拋出“台獨”言論，幾乎每次都會遭到眷村人的強烈抗議和反對。台灣眷村子弟，在反“台獨”上很有自己的語言特點。他們會說，我們中國人怎樣怎樣，我們華人怎樣怎樣，在他們心中，台灣和大陸都是中國。

聽著方言上課 重視子女教育

在台灣，還能聽到大陸各地方言的地方，恐怕只有眷村了。當年隨蔣介石來臺的軍隊中，有大陸各個省份的軍人，於是在眷村的公共場合裏，常能聽到操著各地方言的人們在交談。

因為當年遷往台灣時，肩負著軍事任務，所以眷村非常重視對後代的教育。雖然在眷村中只有小學到高中，但這裡的教學品質卻遠遠高於台灣本土的學校。眷村的書本與本土學校的也不同，這非常重視文言文，大部分老師是當年在大陸的私塾先生。但對於學生來說，比老師要求背誦古文更頭疼的事，應該是聽不懂老師在課上用濃重鄉音講的話。

這裡孩子的父母大都在軍隊任職，所以，有將近一半以上的孩子高中畢業後，都選擇到軍校深造。其餘的就會到村外的大學與本土人共念大學。有調查表明，在台灣從事科研、技術的知識分子中，絕大多數是生活在眷村中的人，而在從事貿易經商的人中，台灣本土人卻佔了絕大多數。可見，眷村的家長比本土人更加注重對子女的科學教育。

喜歡饅頭和拉麵 燒餅夾著油條吃

眷村就像個小大陸，融匯了大陸各省人，同時也融匯了各省的美食。如果說在台灣其他地方吃不到饅頭、涼麵、麻醬面、水餃、酸辣湯、油條和燒餅、東北的酸白菜、山東水餃、四川粉蒸肉的話，那麼這些食品在眷村裏都能吃到。其中有兩樣食品最受歡迎，那就是山東大饅頭和四川牛肉麵。

在眷村人中，來自山東和四川的人相對較多，他們帶來了當地的大饅頭和牛肉麵。據說，這兩種食品現在在台灣是非常受歡迎的餐桌主食，而且幾乎隨處都可以買到。但是，要吃味道最正宗的，還是要來眷村。因為，台灣人的主食向來是米飯，這兩種帶有濃郁北方特色的食品讓很少吃到麵食的台灣人感覺格外新鮮。

另外，還有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台灣人吃油條和燒餅的方式非常獨特。自從這兩種食品流傳到眷村以外之後，可以說佔據了台灣人的早餐市場，但他們吃的方式卻非常特別：用燒餅夾著油條吃。據一位台灣本土人說，當初油條和燒餅從眷村傳來後，台灣人都非常好奇，也不知道如何搭配食用，後來看見一位眷村人把油條夾在燒餅中吃，就以為應該這麼吃，久而久之他們也就把這當成了固定吃法。

沿襲大陸春節習俗 曾經一度非常排外

雖然都是中國人，但對於過春節的習俗，眷村人和本土台灣人也有著不盡相同之處。放鞭炮是最具春節特色的習俗了。在眷村，每年的除夕夜，鞭炮幾乎要響徹一夜，而這在眷村之外，是絕不可能的。

筆者從小居住的眷村緊靠台灣左營軍港，每到除夕夜一過零點，全村都不約而同地放起長串鞭炮，曾經有過一串鞭炮放了1個小時的紀錄。這時，左營軍港內的上百艘軍艦也同時鳴汽笛慶祝新的一年到來。再加上相鄰的果貿、海光、自助、自勉、自勵、復興、勝利等都是上千戶的眷村，這些村子會一個村接一個村地燃放鞭炮，一直到天亮。經常會有人因實在太困先睡了，而醒來後仍能聽到鞭炮聲。

巨大持久的鞭炮聲，往往把小貓小狗嚇得四散奔逃。所以，每到大年初一，眷村的街面上還會出現家家戶戶尋找自家貓狗的場面。

台灣的眷村大多建在台北、桃源、高雄等接近軍事基地的地方，全部屬於封閉狀態。眷村裏醫院、商店、郵局、學校等公共設施齊備，所以眷村人沒有大事，一般都不出村子，在這裡形成了他們封閉的生活圈子。

這種封閉狀態也形成了眷村人非常排外的性格。每當碰到村中打群架的時候，那打架雙方就一定是眷村人與台灣本土人。有時候是眷村人一同趕走來自村外的小偷和流氓，有時候是眷村人幫助受欺負的眷村人，與村外人大打出手，這樣的情況多發生在學生之間。可以說，眷村的孩子大多都是在打架中度過童年的。不過，這種情況現在很少發生了。

臺當局用新式公寓摧毀“中國情結”

歷經了 50 年風雨洗禮的眷村，在台灣形成了獨特的文化，但目前數量只剩下當初的 10% 左右。自 1996 年臺當局制定“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以來，眷村的改造工作至今開展了 10 年。然而，10 年間，眷村的所謂改建最終卻變成了眷村的逐漸消亡。大批帶有歷史意義的村房被推翻，村民住到了新式公寓中，老式眷村的樣子在一點點地消失。

那麼，臺當局改建眷村真的是為改善眷村人的生活條件嗎？3 月 22 日，台灣《民生報》發表社論《眷村往何處去》認為，日前幾位“立委”共同倡議保存眷村文化，是近年來輿論批評中華民國“國防部”出賣眷村土地而改建高樓所引起的。近年來當局大肆進行眷村改建，引起眷村民陷於矛盾之中。一方面不願放棄童年的記憶，另一方面希望改善生活環境。

以改善生活為由，的確是應該的。但在改建老舊眷村的同時，當局絲毫沒有注重保留眷村原有的文化遺產。例如，1997 年，考古學家在台中縣清水鎮台中港區藝術館的施工現場，從散落在棄土堆的陶片判斷，這裡是一個平埔族遺址。遺址的上方是信義眷村。如今眷村面臨拆除，地底下的遺址也前途茫茫。

更重要的是，當局經常出爾反爾，承諾給村民的總是空頭支票。所以，常會出現老舊房子被拆後，村民無家可歸的現象。由於近年來眷村後代大多在外發展，留在村中的大多是老人，所以出現在文中開頭的場景也就見怪不怪了。

其實，在臺當局尤其是民進黨當局心中早有盤算，他們認為比改善眷村生活條件更重大的任務是要摧毀這裡的一切，包括物質的和精神的，來防止反“台獨”鐵票們睹物思情。



眷村，見證台灣 50 年

1949 年，100 多萬國軍及家屬帶著不同的鄉音、記憶和創傷，倉皇渡海跑到台灣。他們自己都沒想到，這給台灣社會 50 多年的發展帶來了多麼深遠的影響。

“眷村”並不是真正的村子，而是中華民國當局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給軍人家屬安排的居住地，有點類似現在的社區。不了解眷村，就難以了解台灣的今天。

特殊背景下的“竹籬笆”

台灣眷村的形成，有著特殊的歷史背景。1949 年，大約 120 萬大陸人背井離鄉跑到台灣，其中 60 萬是軍人，他們隨即進駐台灣各大軍事要地。這些逃難的人幾乎沒帶什麼錢，家屬當然也沒地方住。為了免除軍人的後顧之憂，臺當局於是動用從大陸帶來的黃金對他們進行了有計劃的安置，無法安置在營房或隨軍移動的眷屬，就暫住在學校、寺廟、農舍或牛棚裏，有的還自行搭建了簡陋的臨時住所。這就是眷村，也是台灣最早的社區。據統計，當時全台灣共有眷村 763 個，眷戶 96082 家。

來自台灣的姜先生告訴記者，眷村最突出的特點就是裏面住的基本都是外省人，只有極少數本省姑娘，她們是在和父母決裂後嫁給國民黨軍人的。眷村分好幾種，如果按級別劃分，可分為普通軍人村和將軍村，後者的條件要好一些，而像“郵電新村”等是給軍中文職人員住的。如果按軍種分，就包括陸、海、空 3 類眷村，“像空基村和大鵬村，一聽就知道是空軍家屬住的眷村”。

國民黨當局只是把眷村作為一個臨時居住地，搭建的房子極其簡陋。最初只是以茅草和竹子為主要材料，因此眷村又被稱為“竹籬笆”。一來颱風，房子就被吹得東

倒西歪，再加上沒有下水道系統，一下雨就淹，竹籬笆逐漸變成了磚牆。台灣著名演員李立群回憶說：“當時大家都沒什麼傢具，五口之家住個 20 坪（1 坪約合 3.3 平方米）的房子，已經綽綽有餘。”

山東大饅頭讓人印象最深刻

出生在眷村的楊先生向記者講述了他的童年生活。他說，當時做一頓飯相當不容易，眷村婦女得共同請求部隊派交通工具運送生煤。記者問他，當時覺得什麼飯菜最好吃，他的臉上立即漾出一絲微笑：“是水餃。政府雖然給眷村發放麵粉，但量很少，所以能吃到水餃可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至於水餃餡，好的時候就用豬肉拌酸菜，差的時候也只能用豆腐幹代替豬肉了。”洗澡也是一大難題，在自來水還沒有普及的 20 世紀 50 年代，很多眷村只有一口深井，需要用水的人得自己去打，因此在井邊排長龍洗澡是常事。

眷村生活苦，眷村的婦女更苦，男人成天在外面跑，逼得她們萬事只能靠自己，很多人甚至生孩子的時候都是自己剪的臍帶。隨著子女一天天長大，生活壓力也日益沉重，有些人家就開始“搞活經濟”了：早上賣些豆漿、油條和燒餅；黃昏時分再推著自行車，走街串巷兜售自己親手做的饅頭和花卷。由於眷村裏的外省人來自不同的省份，每人拿手的小吃都不同，久而久之，眷村外的人們也開始喜歡品嚐這些南北風味了。在採訪過程中，記者問了 3 位台灣朋友同一個問題：“什麼食品在眷村最受歡迎”。沒想到，他們不約而同地脫口而出：山東大饅頭和四川牛肉麵。台灣小吃天下聞名，眷村的功勞真是不小。

孩子的教育更讓眷村人操心。楊先生告訴記者，由於當時每家都有五六個孩子，教育開銷很大，無奈的父母只好手把手地教孩子用樹枝在沙子上寫字，省下紙筆錢用來交學費。講到這裡，楊先生不無感慨地說：“在眷村，我接觸到不同省籍的文化。大陸講艱苦奮鬥，實際上這也是我們眷村的精神。”

眷村出了不少台灣名人

談到眷村，就不能不提從這裡走出來的名人。一說起這個問題，台灣朋友往往會列舉出一長串名單。政治人物中，宋楚瑜是最出名的一個。他當時住在士林眷村，童年生活和其他孩子沒什麼兩樣，除了蹲在地上打紙牌、玩彈珠外，就是到地裏挖番薯。另據了解，璩美鳳當時還和鳳凰衛視知名主持人吳小莉住在同一個眷村，兩人是同學。

眷村出來的演藝界人士就更多了，除了前面提到的李立群、劉德凱和胡慧中外，鄧麗君、楊德昌、林青霞和任賢齊等都在眷村生活過。鄧麗君父親在軍中工作，剛到台灣時隨著部隊到處遷移，後來搬到屏東眷村，鄧麗君就是在那裏度過童年時光的。任賢齊幾年前還創作了一首《老張的歌》，獻給父親和台灣老兵們。

眷村的文化也提供了大量寫作素材，白先勇的小說裏經常出現眷村。此外，朱天心、苦苓等台灣文人也紛紛發表作品，描寫眷村人在“原鄉”與“現實”之間的掙扎。

今日眷村，“鬧市裏的貧民窟”

隨著後代紛紛走出眷村，如今這裡只剩下年邁的“榮民”（指 1949 年後隨國民黨到臺的退伍軍人）了。在 台北市愛國東路鬧市區的眷村，150 多戶“榮民”至今仍住在陰暗、擁擠的房子裏，全村共用一個公廁，每人每月只有一萬多元新台幣，僅能維持生活。“榮民”已成為台灣最貧困的階層，眷村也被稱為“鬧市裏的貧民窟”。50 多年來，不少“榮民”仍幻想著“反攻大陸”，因此一直未婚，到 70 多歲還是孤身一人。為了 排解寂寞，他們往往養幾隻小雞，每天就帶著它們捉迷藏。也有一些“榮民”娶了大陸新娘。但她們沒有身份證，不能工作，生活很艱難。

近些年，台灣當局大面積拆除了眷村。極少數“台獨”分子甚至叫囂，眷村是大陸人攻打台灣的基地，必須廢除。好在大多數台灣人越來越深刻地認識到眷村的歷史價值，在他們的呼籲下，各地陸續興建了眷村博物館。當年因為特殊的環境，造就了台灣的眷村，如今隨著老“榮民”逐漸凋零，其重要性也慢慢淡去。但眷村裏發生的一切，那些交織著老邁與新生、過去與未來的故事，卻將伴隨著台灣人的記憶，歷久彌新。



空軍眷村水交社：追憶雷虎傳奇

日據時代透過都市計劃之設計，台南市都市紋理呈現以 町、圓環、井字型街網等特色為主之空間文化。台灣光復後，國民政府大量接收當時日據時期既有建築作為安置播遷來臺之公務、軍眷所需之用，在不同省籍族群的 混住融合下，也讓眷村成為光復以來最具代表性的社區，“水交社”便是其中的模範社區。

“水交社”是台南市一處空軍眷村的名字，日據時代則是“水上”（兵）交誼社的簡稱。目前東半邊是興中 裏，西半邊就是荔宅裏。現今水交社的房舍約建於 1920 年，距今有八十幾年的老舊歷史。水交社是全省唯一以空軍校級軍官為主的眷舍，有坪數大、格局完整之 特色。除了日式建築及街道格局相當完整之外，水交社的桂子山是台南市唯一的一座山，雖然它的標高只有 80 幾尺，卻是台南市的地標，因此，水交社便擁有台南 都市間最為完整、豐富的生態環境特色。

當初來臺住進水交社的居民，有許多是響應國民政府“十萬青年十萬軍”號召的飛行員。飛行員的訓練非常的 艱苦，因人是生活在二度空間，進入到三度空間，多多少少都會不適應，通不過考驗的人便被淘汰，所以能夠順利結訓的飛行員很少，素質都非常優秀，也因此，才 會有這麼多的空戰英雄。由航校訓練出來的飛行員，分發到各機場，投入戰爭。隨著戰事吃緊，政府撤退來臺，他們也分到台灣各機場（屏東、嘉義、桃園、新竹等 基地）服役。當初台南機場和台中清泉崗機場，是由美軍駐防，民國 41 年時，由各機場抽調優秀的飛行員至台南機場換裝戰鬥機（F-86）及輕型轟炸機，由於 飛行員要常常駐隊，國防部便在水交社修築飛行員的官舍，於民國 42 年建築雙排的宿舍，當時房舍之間都是用竹子編成牆，在塗上泥巴，作為一家一家的分隔，這 就是竹籬巴（眷村）的由來。雷虎小組成立之後，民國 44 年那兩排房子撥給雷虎小組成員居住，從此之後，水交社除了老式日式建築有名外，雷虎小組也是水交社 的特產了。

水交社由於歷史悠久，其間名人軼事相當多，如將軍、飛官、中國小姐等歷史紀錄相當完整。最為人稱道的是 空軍“雷虎”飛行特技小組，開始成立時，成員幾乎都是住在水交社，其中有一條短巷全是飛行員眷屬，至今那一條巷子及生活空間還存在。“雷虎小組”第一任組 長羅化平、梁榕等領隊曾經都是水交社風雲人物。郭汝霖、袁行遠等幾位將軍，嚴長壽、歸亞蕾（張夢魘之妻）都是水交社知名的名人，透過老照片的探索，均被完 整地紀錄下來。

眷村內有一座在台南市非常有名的菜市場，每到年節，甚至遠在岡山的空軍眷屬多來此買菜，為的是唯有這裡才能買到合乎口味的菜及配料，菜市場的麵條、饅頭、臘肉、香腸、榨菜、疙瘩頭等等，不僅遠近馳名，更能讓人回味無窮。

台灣著名媒體製作人王偉忠自述

很多眷村孩子是在屋頂上長大的，喜歡爬梯子登高，那是一種心情吧，我家在山坡上，座東朝西，我就常這樣看著陽光。大陸導演姜文電影喜歡用“陽光”兩字，我就是喜歡陽光。

眷村小孩只認得村子，眷村外的世界都不熟悉，第一次到台北，看到中山北路那麼多的汽車，我以為是到“國外”了。

我因早讀一年，17歲就考上文化學院(現在的文化大學)，就像軍人一樣，背著一個大行軍袋北上，行軍袋的最下面是臉盆，上面再迭上衣服與棉被，中間則藏著錢，就這麼一個人到了台北。我還記得剛下火車站時，第一眼看到的就是綠油精一閃一閃的閃光招牌，剛到台北的我，東南西北都分不清，過地下道時，方向都走錯了。

什麼都沒有就要有出息

我20歲開始在電視臺打工，每天跑到電視臺混，沒錢都沒關係，工作多長都行，非常樂意幫明星跑腿。現在想想，哪來那麼好的體力？當時心理應是有一點虛榮、好玩、有趣，但最重要的是想“有出息”。

對一個從南部眷村踏入台北的孩子而言，“有出息”的慾望很強，但不知道該怎麼做。我當時覺得台北女孩每一個都很漂亮，台北人都很乾淨，每一個都會“擺譜”，對於這些現象，我懵懵懂懂的，但對這世界就是充滿好奇，硬著頭皮往前走。

我其實很害羞，但，就是想有出息，衝出去的心情很強，不怕羞才有力量。剛開始我覺得自己處處比不上別人，經過幾年努力可以與他人平起平坐了，然後臭名在外了，接下來變成孤芳自賞，好像“大神附體”了，直到近幾年態度又有了轉變，只要別人有用得到我的地方，我都願意幫忙。

回頭想想，我覺得“熱情”應該就是我的元神，說穿了就是想參與，現在才知道，這是一路支援我最大的力量。

我曾說“喜劇是我的革命方式”，為什麼要“革命”，就因小時候窮、是弱勢，所以有一些批判與叛逆的個性，也因此我的政治模倣秀節目，一直帶有一點黑色，有一點調侃，有一點諷刺，媒體人都是天生反骨，我打擊權威，但，絕不打擊弱者，我的喜劇也絕不刻薄。

我為什麼要做“全民最大黨”，就是要超越藍綠，且必須要超越藍綠，節目中那兩隻一藍一綠的鞋子，說好聽是帶著藍綠往前走，不好聽就是要把藍綠踩在腳底下，媒體必須做到這種超越。

身為媒體人就得有正義感。多年前我在當時為“國防部”所管的華視做“連環泡”，在節目裏批評國民黨，雖然有些高層氣得跳腳，但也不得不說“這孩子是可愛的”，如今我的態度還是這樣。媒體是站在 dang 權者對立面，有人勸我說，我們是提供娛樂的，一個製作人幹嘛這樣跟自己過不去，不過我還是認為媒體人必須有所為有所不為。

千萬別崇拜政治偶像

千萬不要崇拜政治偶像，走極端的人才會變偶像。我有一個朋友，非常辛苦努力自學，能講好幾國語言，也有跨國事業，且家庭和樂美滿，我每次看到這麼可愛的中產階級，就不禁想，那些貪污的、連話都說不清楚的政治人物憑什麼管這麼優秀的人民？

現在兩萬多票就可選個“立委”，討好兩萬人太容易了，不是我說大話，如果我出來選台北市長一定選得上，但我就是不選，這是媒體人的原則。當然 dang 權者也不會喜歡我們這種人。可是，“在野”時，他們都跟我很好。

對台灣未來還有期待

我對未來的台灣還是有期待的，我們要让人民變成強大的思想者，我們雖然可能是羊，但要讓那些想吃我們或領導我們的獅子、狼知道，你們不好，我們就換獅子或狼，永遠要記得，“民主”就是我們這些羊有權力換獅子。

年輕孩子對很多事情很冷漠，沒有太大的意識形態。就以不久前吵得不可開交的“中正紀念堂”改名問題來說，我就聽過一個孩子不解的問“蔣介石為什麼要攻打台灣”，他連蔣介石是誰、作了什麼都搞不清楚，這讓人聽了不知該悲還是該喜。

長久以來，我們都是嗷嗷待哺的在期待“政府”，其實，我能作政治模倣秀，譏諷那些 dang 權者，這也是中國五千年來第一次，意義重大。

大家都不要太激情，我記得 1975 年老“總統”過世時，那天晚上大雷大雨，我母親趴在床上痛哭，感覺天要塌了，但事後想想有這麼嚴重嗎？面對當下的台灣政治狀況，不要太激情，這才是偉大的人民。

我對眷村有著一種特殊感情，明年我會和賴聲川合作一齣大舞臺劇，敘述台灣眷村的總影。另外我也要制拍一檔 60 集的連續劇，前 30 集描述 1945 年至 1975 年第一代外省人初到台灣，後 30 集則是 80 年代以後，外省人在台灣落地生根。等我再老一些，我就要開始口說歷史，好好說說台灣的變遷。

最後我要再強調，做媒體要的是影響力，不可能賺大錢，只有官商勾結，警匪一家才可能一夕致富。

王偉忠小檔案

生日：1957 年 10 月 26 日

學歷：文化學院（現“中國文化大學”）

祖籍：北京，父親有一半滿族血統

處女作：“婆婆媽媽”

（在華視播出的 15 分鍾家庭短劇，王偉忠也參與演出，但只出聲未現身。）

成名作：“連環泡”

（1986 年在華視播出後，以黑色喜劇諷刺社會時事，片中諸多單元包括“每日一字”、“中國小姐”等單元都造成轟動。）

事業：現有五家製作與經紀公司，除“全民大悶鍋”延伸的“全民最大黨”是大受歡迎的政治模倣秀外，包括大 S、小 S、郭子乾、黑人、劉真、秀琴、林美秀、王怡仁、何戎等人都是他旗下藝人，在圈內被稱為“偉忠幫”。

胡一虎：我的眷村，我的父親

胡一虎，台灣省人，2000 年進入鳳凰衛視，主持新聞時事節目，2007 年 1 月榮獲第 50 屆紐約國際電影電視節“最佳新聞節目主持人”獎。他在《我是誰：TIGER 胡一虎》（中信出版社出版）一書中追問“我是誰”的過程，就是一步步走近他的家族、他的同胞、他的祖國的過程……



1967 年 8 月 19 日，我出生在高雄市的左營眷村（編者注：1949 年起至 1960 年代，台灣當局給軍人家屬安排的居住地）。眷村的疆域是封閉的，由於眷村大多

建在接近軍事基地的地方，眷村裏醫院、商店、郵局、學校等公共設施齊備，所以眷村人沒有大事，一般都不出村子。他們是當時國民黨忠實的擁護者。

在遷居的早期，每逢重要節日，幾乎家家戶戶的門前都要懸挂“青天白日旗”，吃“山東大饅頭”，玩“大陸麻將”。記得我 8 歲的時候，蔣中正先生去世了，父親非常難受，少不更事的我並沒有搞清楚狀況，父親就非常嚴厲地要我跪下，我頂撞說：“他是誰啊？為什麼要跪？”父親拿著拖鞋朝我劈頭蓋臉就打來，當時的我根本不明白，這位蔣先生對於父輩這一代的外省人有著何等重要的意義。

土生土長的本省孩子，如不願讀書還可以入農、工、商職場，無土無財的眷村少年多數會選擇繼續升學。所以在台灣從事科研、技術的知識分子，絕大多數是眷村裏成長起來的。

我 17 歲那年，父親已經從軍中退役，在高雄市車船管理處做事。當時高雄的公車是自動投幣制度，於是就有部分汽車司機在檢票口作假，使一部分車票錢流到了自己的口袋裏。當時的公車司機很多都是黑社會出身，一直沒人出面阻止。父親當時是主管稽查工作的，發現這一情況後，不顧朋友和家人的反對，堅持將貪污的司機查辦到底。事情剛剛結束，父親便遭到了黑社會的報復，被人砍傷右臂。在送醫救治時，我們五個兄弟姐妹驚慌失措號啕大哭，父親卻淡然一句：“這是為正義而流的血，不必大驚小怪。”直至今日，這句話仍然影響著我的人生态度。

父親是在 2007 年端午節因心肌梗塞猝然離世的。在整理父親遺物的時候，我看到了父親于 2003 年撰寫的《生前遺囑》：

未曾生我誰是我，生我之時我是誰，長大成人方是我，合眼朦朧又是誰。這是出家人對人生的看法，其實我也 是恍恍惚惚地生，恍恍惚惚地死，不過我要生得光明磊落，死得無聲無息.....我的骨灰壇，生前已買好，兩旁的對聯：生前為善不求報；死後但求子孫賢。爾等切勿辜負我的厚望。人生不過匆匆一場，夫兒女都是前世因緣，此生緣已了，一眼萬緣空。你們不必為我死去悲傷，我也不必為你們牽掛，該去的就讓他們去吧。何況我已走完這無怨無悔的一生，應該含笑而去.....

父親用他最後的力量給兒子上了一堂課，教給我怎樣從正面的角度看待生死別離。

台灣黑幫殺手-呂代豪的傳奇人生

【導言】他從小就喜歡打架鬥毆，多次被學校開除，高中沒畢業就加入了台灣的黑社會組織。呂代豪聚眾鬥毆、敲詐、勒索，19歲到26歲，這8年間，他連續入獄、越獄，台灣的38所監獄，他呆過14所，前後累計，一共被判處有期徒刑38年。如今，他擁有一個幸福的四口之家，兩個女兒都在美國伯克利大學攻讀心理學。他本人，先後在台灣和美國獲得了教育學和神學兩個博士學位，現在則在北京大學哲學系博士班攻讀他的第三個博士學位。呂代豪的人生，為什麼會有這樣大的變化？他是怎麼從罪犯變成博士的？

第一滴血

1960年代末，台灣新竹。台灣三重中學初中學生呂代豪站在池塘邊。身後跟著十幾個兄弟。他歪了歪腦袋和嘴角，一個提著彈簧槍的護衛立即跳進池塘，舉起槍指向池塘中的唯一一個孩子，帶鋒利鐵尖的標槍，射進了孩子的喉嚨。呂代豪游泳要清場的。這個不明就裏剛搬來的孩子不走，他為呂代豪玩樂付出了代價。第一滴血，奠定了他在眷村孩子心中的老大形象。少年呂代豪，擁有一個三四十人的幫派“虎威幫”。



1954年8月，呂代豪出生台灣“眷村”。從大陸來到這裡的國民黨軍人，紛紛再次成家；父親呂國英斷絕了回到湖北老家的夢想，娶妻生子。呂父是黃埔軍校第19

期學員。父親駐紮在金門等地隨時準備“反攻大陸”，和兒子接觸很少。嚴厲的父親用暴力讓他背誦了大量古文和詩歌，但家庭教育不當卻帶給呂代豪人格缺陷。

呂母是當時最大華人幫派洪門的“四大姐”之一。呂母天天在家開賭場，對呂極端放任；呂拿到母親給的錢買糖果，這些糖果足夠讓他成為孩子王。呂代豪回憶說：“媽媽是新竹客家人，她是‘洪門’的四大姐，搞幫派的。家裏經常開賭場，所以我可以說是在賭場旁邊看著媽媽打麻將長大的，所以小時候喜歡看暴力的電影，打架打輸了回來，抓住我媽媽的袖子說，媽媽你不要打，陪我陪我，你怎麼一直打牌呢？我媽媽很煩啊，說男孩子打輸還哭？打贏才回來，趕快去。然後三個牌友就笑話我。”

“那時候七、八歲，那麼小一點點。所以我就跑出去，跑出去想怎麼辦呢，媽媽最疼我不理我，我越想越氣，剛好打我的人還在前面，我就拿一個磚頭過去蓋下去。所以從小就養成，打輸了不要回來，一定要打贏才回來。暴力、暴力，這些影響我很大。”他說“整個青少年時代，我內心的暴力都在悄悄滋長。”

後來小學畢業以後就搬到台北，他跟一個功夫高手學少林拳，學了以後，每天上課，眼睛看黑板，腦筋卻在想，鼻子在這裡，拳頭在這裡，一拳上去，血應該從這裡出來，還是從這裡出來。每天都想這個東西，那個時候怎麼會好好讀書呢？所以警察局進進出出。呂代豪說。“這段時間，是我真正學壞的開始。”呂代豪用拳頭制服所有看不順眼的人。呂被學校開除，不論父親如何求情，學校大門緊閉。

後來他父親從部隊回來，看孩子這樣，這下一定完了，遲早進監獄，就把他送到高雄鳳山的陸軍軍官學校去讀書，認為軍事訓練可以改變他暴力的性格。

沒想到，呂代豪暴戾的性格已經養成，在軍校他以兇狠聞名，在預備班二年級，他獲得了跆拳道黑帶二段。拳擊比賽獲得“全國大專運動會”丙級冠軍。在學校，呂代豪成為人人懼怕的人，路人仰視，但他在操場上看到的一群人卻對他視而不見。他們圍成一個圈，默念聖經。呂感到他們可笑：聖經能比拳頭更重要嗎？

1971年，在軍校的一次鬥毆中，他致人重傷，儘管當時伯父是高雄“要塞”駐軍司令，軍校仍把他開除。呂再次轉學至東山中學。這裡是他學生生涯的終點。

黑幫稱雄

1972年，台北市木柵私立東山高中二年級學生呂代豪，18歲。台灣經濟日漸繁榮，黑社會勢力逐漸擴大，幫派層出，爭奪地盤的刀光劍影不停歇地在台北市閃著冷光。

台灣政治大學旁一間餐廳，外省幫派老大正在和呂代豪商議一場決鬥——為獲得收取商戶保護費，外省幫和本地幫的械鬥，他們多次敗北，原因在於人少、武器

少。黑幫“顧問”呂代豪出計，砍來五六米長的竹子，削尖一頭，讓 10 個殺手練習刺向敵人頭部、胸腹部、腿部 ——軍校技術派上用場。

談判前一天，呂代豪帶人到談判地點將竹子淺淺地埋在草地上，隱藏起來。第二天晚上，談判不到 10 分鐘便告破裂。雙方開始刀槍相見。呂代豪迅速指揮殺手們拉出竹竿，10 人排成橫隊，一步步向前衝刺。

對方幾乎沒有看清長長的東西是什麼，伴隨著陣陣哀號，一撥接著一撥倒在地上。呂代豪的“竹計”開始奏效，長長的竹槍能制敵於數米之外。呂代豪拿出自己的武士刀，見人就砍，渾身沾滿了鮮血。直到警車呼嘯而至。

第二天，呂代豪找來報紙一看：《木柵政大涼亭大血案》，副標題：五六人被砍重傷，生命垂危，主嫌犯在逃，數人被捕。“逃跑後看著自己的血衣，像從屠宰場出來一樣。我幾乎沒有看完報道，就已經清楚了未來的命運。”“那個死去的人，不知道是不是我殺死的。但殘酷殺戮是我的計劃。”呂代豪說。

從此，呂代豪離開學校，開始逃亡。從此他再也沒有機會進入教育體制下求學，只能進入另一個世界：這個世界不需要一技之長，只需要刀槍和殘酷。呂代豪加入了真正的黑社會台北飛鷹幫。不久進入了著名的竹聯幫，竹聯幫分天堂、地堂、總堂，呂在總堂，屬於烏字輩，是“白鳥”，職務是護法，懲罰幫內違背幫規的人。呂代豪不久接受了黑幫討要賭債的工作，這給他帶來滾滾財源。

一次，呂代豪到一個賭徒家要債，開始事主不肯還賬，要求拖延，呂走到門口突然折回來。他坐在事主對面說要拿點“禮物”回去好說話。話音未落，從馬靴裏掏出一把短刀，一刀紮在事主的大腿上。錢當天要了回來。從此屢試不爽。“我對施暴的後果充滿了喜悅。”呂代豪說。

在警方的行動中，賭場被搗毀。之後，他向台灣南部走去，順便幹起了偷車的行當。在台中，呂代豪被警察發現，他逃脫了追捕。但在回到台北的第三天，在家中落網。此時，離木柵血案 6 個月。經過法庭審理，保釋在外等待木柵案判決結果的時候，呂代豪又大鬧酒樓，以傷害罪和毀損罪關押。1973 年 10 月 1 日，呂代豪兩案合併，判處徒刑一年兩個月，送台北監獄執行。這一年他 19 歲。

重入江湖

在監獄，呂代豪遇到犯罪在押的兩個美國人，這是他許久以後人生潛在的轉捩點。他向兩名美國人學習英語。希望通過語言，幫他成為國際殺手——他要到世界各地殺人，獲取豪華體面的生活。他發狠地練習跆拳道，學習英文日文，一心偷渡，圓自己的殺手之夢。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他的英語教材是教人向善的聖經。

1974年7月，呂代豪出獄。第一件事是完成偷渡的夢想，但因和黑社會老闆糾紛而被告發再次入獄。呂被押送到台灣著名的監獄——綠島，完成為期5年的管訓。

在高牆裏的日子，呂代豪表現良好，獲得了管訓人員的信任，甚至被委以重任，負責每天在監獄裏送公文。呂代豪真的對自己的過去悔悟了嗎？呂代豪的心裏究竟在打著什麼樣的算盤？呂代豪說他那個時候不但沒有想到悔改，雖然表面上表現得很好，其實心裏醞釀著想要逃出。

他敘述說：“在1976年的7月24日，大颱風，因為台灣有颱風，颱風過後，滿目瘡痍，很多警衛部隊都救災去了，我想到星期六他們值勤官交接的時候，我們就爬牆逃跑。我們算好，警衛拿M16警衛的自動步槍巡邏，他在碉堡上面，半圓形的，這樣走到那邊，走回來，大約需要40秒鐘，我必須40秒鐘之內爬上牆。所以當他一轉身，我們倆開始爬，那個衛兵走到那邊轉過來，他在唱歌。”

“警衛發現有一個影子在那邊，他馬上掉轉探照燈的頭，探照燈好大，他就把它轉過來一照，就照到我們了，他馬上把自動步槍的保險打開來，對空打。第一槍規定不能對人，要打空，第二槍打人，我們跳下來往甘蔗園那邊跑，馬上警衛部隊的警報響了，立刻他們很有經驗包抄，因為是一條大河，他們從左右包，把我們越逼越小的時候，我們最後到了台東最大的河叫卑南溪，因為山洪暴發，那個土石流，非常危險的時候，我跟朋友說，那有棵樹漂下來，我說就那棵樹了。我們就跳下抓住那棵樹，在大浪裏浮沉，天旋地轉，我們雖然很會游泳，可是因為浪太大了，在大浪裏面，過了半個小時就沒有那麼大了，可是我們更害怕了，為什麼呢？因為我跟我兄弟說，兄弟啊，我感覺我們好像在太平洋。他說我感覺也是，因為看不到岸，衝到大海去了。”

呂代豪越獄潛逃後，繼續以“要債”為名到處敲詐勒索。越獄在逃的他，成為台北市獨立的黑道人物，他成立了黑幫“戰堂”。為了積累更多資金，呂召集幾十個女孩子當應召女郎。財富迅速積累，呂代豪一擲千金：上百萬的勞力士表，昂貴的跑車。但呂代豪的日子卻並不好過，雖然故作鎮靜，可警方的通緝，還是讓他惶惶不可終日，呂代豪恨不得早日插上翅膀，實現自己偷渡出海的夢想。俗話說，多行不義必自斃，沒有不透風的牆，1977年3月，呂代豪越獄9個月後，正準備在高雄偷渡出海時，被警方抓獲，遣送回台東的管訓隊。

呂代豪講到：“我被三副腳鐐硬銬，不是腳鍊，腳鍊是可以活動的鐵鏈，鐵棍，一副12公斤，三副是36公斤，背一個30公斤的沙袋，就吊在樹下，每天吊22個小時，吃飯半個小時把你放下來，吃完飯又把你挂上，晚上睡覺，挂在鐵欄杆上面，站在那邊看著大家睡覺，我的腳一個星期腫得跟麵包一樣，我的腳，骨頭這個地方，兩個腳骨頭都裂開。30年，到現在還是裂開在那個地方，結果挂在樹下兩個月。”

他說：“那個時候我心裏充滿了恨，另外一個我想，3年多我都忍不住要逃亡，還有十幾年，那我怎麼過呢？所以我每天跑步一萬下，準備要打衝鋒再脫逃。當時我想，我人生最大的盼望是希望當‘國際殺手’。”

生命復蘇

使呂代豪發生改變的是一個女孩子的來信。是在1975年的耶誕節快到的時候，他接到一個中興大學的女學生的聖誕卡。原來她是呂高中同學的妹妹，因當年他幫同學把許多案子扛下，同學依然在中央大學讀書，呂代豪則在“綠島大學”唱小夜曲。兩年後同學又想到好像對不起呂代豪，才又和他妹妹談起呂代豪。同學妹妹恰好剛信耶穌，非常的熱情，認為只有耶穌才救得了呂代豪，就開始和呂代豪通信。

她打聽到他的地址，寫信到綠島給他，說：希望你在新的一年，有新的人生，新的啟示。當時呂代豪想，新的一年？新啟示？明年還是坐牢，後年還是坐牢，大後年還是坐牢，有什麼新的人生？但不管怎樣，這封信還是讓呂感到這個世界上還有人關懷他。他立即給這名少女寫信，寄去一張自製的明信片。套用《聖經》的話說：“一個罪人悔改，神在天上也要這樣為他喜歡。”口是心非的呂，開始了和一個女孩子的交往。

呂從姑娘的信中發現，她試圖用上帝感化他。半年後，呂代豪被從綠島轉送至台東監獄。陳筱玲雷打不動的來信，也抑制不住他桀驁不馴的心。和陳筱玲的通信，只是滿足他在監牢外有女孩子等候的虛榮而已。

這姑娘還真有耐心，一直堅持不斷地給呂代豪寫信，勸他悔改。就這樣一直寫到了250封。直到呂代豪的一位“牢友”的突然死去，才使得他真正開始後悔。

呂代豪回憶說：“這位‘牢友’叫林明雄，是新竹‘三光幫’的‘老大’，不到40歲，長得像電影明星一樣帥，就是他只有一個缺點，他只有小學畢業。他說他有老婆，他每天寫信都說我愛你我愛你，沒有什麼話好講。所以我就幫他寫信，用他的筆跡照抄，所以寫一封信我賺一百塊台幣，賺點小外塊。”

“有一天他來找我，我又在賺外塊。寫的時候，他突然有點不太對勁。我說算了，今天不要聊了，明天再繼續好了。他就回到房裏，他臨走還看了我一眼，回到房裏。10分鐘以後，他一下抽筋就死了，一個大男人這麼健康的人，突然就死了，我到他房裏去，給他人工呼吸，打他的耳光，我說醒來。他再也沒有醒來了。”

“幾個月之前我是看他走進來的，幾個月以後一個擔架抬著出去了。那天晚上我睡不著覺，我說人到底從哪來，要到哪去。我就看著窗外，第二天我就說，我的人生像浮雲一樣稍縱即逝，人到哪來？又到哪去？我的一生我想學好我沒有力量，我的母親每一次來看我，沒有一次不是哭著回去的，每一次我都跟我媽媽保證，我要洗心革面，我要重新做人，但是我帶給她的卻總是無限的痛苦和眼淚。”

“就在那個時候，我突然接到那個女孩子給我的 251 封信，那一封信摸到我的內心深處，她說千般易學，一竅難通。她說你這一生就是這個竅沒有打開來，她說這個竅啊，是生命改變的。她說人坐牢分兩種，一種是心靈的坐牢，一種身體的坐牢，你現在的是身體的坐牢，而且心靈也在坐牢。你現在身體坐牢暫時不會變的，可是心靈的坐牢需要改變，愛可以让你改變。”

“我原以為，信仰是人沒有希望時幻想的花朵，是顛倒的世界觀，是西方滲透中國文明的工具。事實上，陳筱玲的每一句平常話，都像是專對我說的，打在我心上。200 多封信，我竟從來沒發現過。”

陳筱玲信中說：“衣服臟了，用肥皂來洗；人的靈魂污穢了，需要用什麼來潔淨呢？”

“獄友”林明雄的突然離去，再加上陳筱玲寫來的 200 多封來信，讓呂代豪徹難眠，內心如翻江倒海一般，他第一次認真反思自己 20 多年劣跡斑斑的生活。生命的意義真的是好勇鬥狠、紙醉金迷嗎？如果再像以前一樣，不斷犯罪、入獄、潛逃，他的一生也就完了。他心裏感到饑渴，想抓住一個可以依靠的東西。打殺數年之後，突然體會到狂徒末路的感覺。呂代豪決定重新做人。

收刀入鞘

呂代豪在監獄裏發生 180 度的轉變，他向監獄申請要了《聖經》，在他的帶領下，一群作惡多端的人開始端坐，牢房裏沒了吵架和鬥毆。呂代豪精通英、日文，愛寫文章，開始給中國時報、聯合報副刊寫文章併發表。

1979 年 11 月 19 日，呂代豪走出連續 6 年進進出出的監獄大門重獲自由。在他的整個牢獄期間，陳筱玲競一共給他寫了 500 封信，這 500 封信終於喚得他浪子回頭，洗心革面。

出獄後的呂代豪決定做生意。但他的確不是做生意的好手。開了兩家髮型設計公司，投資拍電影，都失敗了，還欠下幾百萬的外債。收刀入鞘的呂陷入了世俗的苦悶。

1981 年，他到“基督教勵友中心”幫忙做義工，這是專門幫助問題青年人和吸毒者的機構。1981 年 9 月，呂代豪接受華僑界著名的傳教士吳勇的建議，開始了神學院學生的生涯。

2 個月後，呂正式向陳筱玲求婚。陳的父親是一個教授，他拒絕了呂代豪向女兒的求婚，“呂代豪能改好，狗都要穿衣服。”事實上，當初陳筱玲寫信並非愛上呂，她只想借此改變一個人。在呂代豪的請求下，吳勇親自出面到教授家提親。呂代豪說：“她從來沒有想到和我結合，但是我註定了要和她結婚。”

1982年1月16日，殺手和女大學生的婚禮在600人的目光中完成。之後，呂真正開始了慈善事業。“我發現，做壞事是那麼容易成名，做好事太難。”讀神學院二年級時，家鄉大災。呂被派到他曾經禍害過的家鄉五股鄉服務。但他被譏笑、辱罵、吐口水、扔石頭。呂代豪忍受著家鄉人“暴力”的待遇，做自己該做的。日子過去了，呂代豪得到了回報：五股人原諒浪子，“歡迎你回家！”呂代豪說，我在長達近30年的慈善事業中，並沒有閃光的地方，我遇見一個需要幫助的，就幫助一個。我以慈善感化每一個願意改變的人。

呂代豪以自己的經歷改變別人的人生，到他53歲的今天，已經有150個囚犯重回健康社會——這150人中，有黑社會頭目，有社會混子，有漂亮而墮落的女孩子，有吸毒者和酗酒者。他經常回到他熟悉的監獄，給犯人講述自己的過去。許多聽過他故事的在押犯，積極懺悔，獲得減刑。

1990年代，呂赴美國求學，在美國取得教育學和神學博士學位之後，在台灣神學界和華人基金的幫助下，呂代豪建立了拓荒神學院並出任院長。自此，他的足跡遍佈世界60多個國家和地區，他向人們述說“殺手”是如何轉變為傳教士的。

他和“500封信”的妻子生育了一雙漂亮女兒，她們在美國安靜地生活，曾是殺手的父親給她們講自己過去的故事。擔任世界華人宣教基金會董事長的呂，擁有一個龐大的基金組織，現在他將目光投向大陸。希望通過基金組織和努力，在大陸拯救吸毒者、酗酒者、艾滋病患者、從事性工作的人回到健康社會。“我收了殺人的刀，但是我操起另外一把刀——對犯罪錯的孩子們的手術刀。”呂代豪這樣說。

現在，呂代豪在北京大學哲學系博士班研讀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尋找神學與哲學的相通之路。“人生的上半場打不好沒有關係，還有下半場，只要努力。”呂代豪說。

【相關鏈結】

呂代豪自傳《收刀入鞘》語錄

經歷刀光血影和十幾個監所，我終於由黑社會殺手成為普通人，由強盜變傳道。我在監獄裏前後待了6年多，並不是徒然的；往事歷歷，如影活現。

拿我自己來說，我這個人，再關十年、二十年，也是關不好的，可以說是無藥可救。如果不是信仰與愛的改變，我一生的結局，不是死刑，就是終生蹲牢房，即使能逍遙法外，也終有一天會死於刀槍的打鬥下；即便我成功的偷渡到了海外，將來的結局還是一樣。人有了犯罪的慣性，到哪都是一樣，我能逃出台灣這個地方，卻逃脫不了懲罰罪惡的手掌。

敘述並公開我罪惡的過去，不是用來自我誇耀和宣傳，而是用來幫助許多和我同病相憐，在犯罪漩渦裏打轉的社會邊緣人，但願他們可以拿我來做一面鏡子，懸崖勒

馬，回頭是岸。出獄後這 20 餘年來，我一共帶過 150 多位黑道分子及吸毒沉淪的幫派分子改變。

2001 年，我前往北京大學講學訪問，有機會結識北大哲學系系主任趙敦華博士。我了解到早期的北大承續了完全西式的教育課程，並且倡尊思想自由的風氣。在趙主任的引導中，我得以略窺哲學奧妙的殿堂。

我對哲學產生了強烈的興趣。於是，我選擇進入哲學系博士班就讀。但因為博士班以撰寫論文為主，而我沒有哲學系的背景，需要加修碩士班的課程。所以在 2000 年暑假開始，每年寒暑假我即前往北大進修上課，並且在 2003 年的 10 月 26 日，通過了國務院全國研究生高等檢定考試，並且開始撰寫論文。

有人問我，已經讀完兩個博士，為什麼還要再讀，不會疲倦麼？我的回答是“活到老，學到老”，學海無涯，人生有太多可學的東西。

我想告訴看到我故事的人，人是可以轉變的。我已收刀，多麼希望人們不要玩耍可以傷到自己的刀。讓世界充滿安寧。

台灣眷村文化紀實

台灣的眷村，通常是指 1949 年起至 1960 年代，于國共內戰失利的國民政府，為了安排自中國大陸各省遷徙至台灣的的中華民國軍隊及其眷屬所興建的房舍。廣義而言，眷村也包含退伍軍人與眷屬自行興建的大範圍違建。

背景

1945 年二戰結束，中華民國政府從日本接收台灣，當時由於中國大陸戰亂以及國民政府派任、個人投資等多種因素，已逐漸有中國大陸各省人員來臺。1949 年，國民黨軍隊在國共內戰中戰敗，大量國民政府黨政官員、公務員、軍隊及各省居民轉往台灣定居。據統計，1946 年台灣人口 610 萬，稍後的 1950 年激增為 745 萬。其中絕大部分為此階段的新住民。國民黨當局為了解決 150 萬以上的居民帶來的居住問題，興建房舍或安排宿舍，並將新住民加以群聚于一定範圍，即為現在所知的“眷村”。

早期眷村多位於在市郊並利用日據時期遺留之日人房舍。以數量而言，大量集中在台北市、台北縣、桃園縣、新竹市、嘉義市、台南市、高雄市等地。在臺軍營區附近也常有眷村，例如海軍左營軍區與台北松山空軍基地及新竹新竹空軍基地週遭附近。

眷村規模

有研究資料指出，1950年代前後來臺的60萬中華民國軍人，僅有六分之一住于眷村，眷村僅為少數外省軍眷所擁有。不過根據台灣婦聯會1982年之統計資料顯示，若不包含違建，全台灣眷村共有879個，98,535戶。其中，若以每戶平均4.47居住人口計，約共有467,316外省人住民居住于眷村，約三成外省人居住于眷村。另一方面，若以單身榮民一戶一人計算，則僅不到10萬榮民居住于眷村。

面積2000公頃，以外省人居住為主的眷村分佈全台灣各縣市，其中以桃園縣最多，居次為台北市。若包含已改建混住者，全台灣的眷村面積超過2000公頃，平均一座眷村面積約達2.27公頃左右。其中，仍多數未改建，其建物與次文化呈現與緊鄰城市相當不同的風貌。

眷村形態

1950年代，除了由日據時期遺留房舍所留下的眷村建物外，大多眷村都是建設于公有地的簡單房舍。其中，最普遍的房子，是屋頂蓋稻草、竹泥牆的眷村房舍。1960—1970年代，經軍方出資修建後，大多眷舍主體成為磚造，並具有私人廁所、浴室、廚房規模及主梁、屋瓦與電線線路等設備，此建物演變約與眷村外台灣建物略同。但自1970年代末期後，眷村外台灣房地產熱絡並大量新建及改建房舍，但是眷村礙于所有權等因素，無法改建，尤以每戶除庭院外，居住面積僅6至10坪。自此磚造平房或加強磚造低樓層眷村建物樣貌迅速呈現相較之下的落後，這情形尤以都會區內最為明顯。

一般來說，幾十戶至百戶眷村規模，通常會成為近似隔離的單一社區，此特性雖讓同一眷村內居民互動密切，但是也無法與社區外溝通。加上生存空間狹小、公共設施缺乏、眷村建設落後等因素，社區內部非常團結。

特色與影響

眷村多由面積大小不一的房舍組成，居住人則為外省籍公務人員、軍人及其“眷屬”（配偶、子女）所居住，因此通稱為“眷村”。若細分約可分為外省籍高級軍職官員，職業軍人，基層公務員，教師及其眷屬。此種依照身份分級的無產權宿舍或房舍，早期用地多為日本政權或日本移民村所遺留，而房舍一部分來自舊有建築，但是絕大部分為戰後所興建。申請時必須要有主要申請人和主眷（通常是妻子），至少要有一名以上的子女，居住憑證或眷戶名冊上都會記載夫妻的名字，房捨得分配依眷戶人口數、考績、結婚年限來分配，有甲、乙、丙、丁四型不同大小的眷舍，甲型12.3坪，乙型10坪，丙型8.4坪，丁型7.6坪。並非每個眷村都有這四型的眷舍。

依眷村所在位置附近的軍營，其主要的軍眷背景也有集中于某一種軍種的現象，而這種現象也反映在眷村的命名上，名字中有“陸光”者，多為陸軍眷村，例如陸光二村，“憲光”為憲兵，“明駝一村”是聯勤單位，而空軍的眷村以“大鵬”、“凌雲”來命名。而“貿商一村”、“貿易一村”等眷村則是因業界捐款而有此命名，由婦聯會捐款成立的眷村有“婦聯”、“慈仁”等名。

因為居住地點與居民因素，眷村發展出台灣社會現象中相當特殊的族群與人文現象，目前有學者將其視為台灣相當重要的次文化。一般而論，早年此種無產權房舍群聚通常所佔區域大小不一，其文化氛圍自成一格。在國民黨當局統治初期，語言，習慣，文化鮮少受眷村外環境影響。即使漸趨搬離眷村的眷村第二代，在國家觀念，倫理概念，家族意識，中國文化感受，均與眷村外的社會有較大對比。這種氣氛使部分遷出者仍懷念眷村生活。

因“外省人”圈居的眷村生活與週遭台灣“本省人”居住環境相當不同，以致眷村居民多安於封閉生活領域，無法融入語言、文化十分不確定性的外遭環境。另外，其無法融入因素，也為眷村第一代居民多已年邁力衰，不願輕易改變既有生活方式。也因此，有人曾以“竹籬笆”來形容居住于眷村外省人的自我圈禁。

1950年代因國共內戰遷臺的眷村人民，一般都有效忠中華民國、反對建立台灣獨立國家的想法，認為台灣是短暫居住地。另一方面，因眷村居民無償居住眷村的優惠等措施及“228事件”的發生，讓部分鶴佬人對眷村居民懷有省籍情結、少數甚至產生仇視。近年來的省籍隔閡已經減少很多、“反攻”甚至“反共”等觀念也淡化，但投票行為、中國認同與對台灣新“獨立國家”的認同仍是眷村新移民與舊有住民關繫緊張的主要來源。

政治上，以軍中國民黨黨部發展出的黃復興黨部至今于眷村仍有其相當影響力。眷村至今仍有“族群動員”、“族群投票”的事實存在。眷村及外省人有支援泛藍軍、支援候選人為外省族群、反對泛綠政權的族群動員及族群投票行為。該行為造成許多地區選票分佈難以反應眷村外的民意，多少造成台灣族群對立及造成兩極化的社會紛爭。

政策變遷

國民黨執政後期，在改建眷村為高層大樓時，已藉由新增的戶數空間，引進一般社會上的“國宅”購買者與原眷戶混住。於是，1980年代後國民黨當局陸續改建，多數在原址興建“國宅”大廈，少部分依各縣市政府規劃而保留。例如台南市水交社等。

民進黨自2000年執政後，繼續推動眷村改建政策。目前眷村文化已較淡薄，混住情況越加普遍。因此，加上文化學者呼籲尊重社會多樣性和次文化保存，台灣“行政院”文建會以及各地方政府已開始針對較有特色的村落，進行“歷史記憶”之保

存。以博物館的概念，參考國外保留較早聚落的範例，研究並保留較有特色與價值的眷村殘留。

軍隊列管公有眷村分佈統計

經改建與其他自購整建後，軍隊列管眷村數量多有增減，以 2001 年資料顯示全台灣公有眷村共有 530 座，其分佈情形為：

- 基隆市：4
- 台北市：52
- 台北縣：44
- 桃園縣：68
- 新竹市：37
- 新竹縣：3
- 苗栗縣：6
- 台中市：58
- 台中縣：22
- 彰化縣：8
- 南投縣：3
- 雲林縣：6
- 嘉義縣：24
- 台南市：33
- 台南縣：11
- 高雄市：30
- 高雄縣：57
- 屏東縣：27
- 宜蘭縣：13
- 花蓮縣：11
- 台東縣：6
- 澎湖縣：7

眷村大事

【1945 年 8 月 15 日】

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結束了對台灣長達 51 年的殖民統治。10 月 8 日，第一批中

華民國軍隊從淡水登陸台灣，之後陸續有憲兵、警察、警備司令部、行政官員抵臺。

【1947年】

為了安置隨同部隊來到台灣的眷屬，因此有了眷村的出現。

【1948年】

國內戰戰況越來越激烈，撤退抵臺的軍隊及眷屬也增多了，因此在各地的眷村逐漸增加。為聯勤總部第四十四兵工廠所蓋的眷村，叫做四四南村，它是台北市的第一個眷村。

【1949年】

國民黨內戰失利，中華民國政府帶領 60 萬部隊撤退到台灣，絕大多數的眷屬只能暫時借住在學校、戲院、寺廟、倉庫或是防空洞內，也有部分是自行找建材搭蓋臨時性的房舍棲身。為安定軍心，成立了軍眷管理處來處理眷屬安置的問題。

【1950年】

眷村的數量快速增加，各部隊忙著找地並出人力協助，以最克難的方式蓋房子，用竹子、泥巴、稻殼做為材料。戶與戶之間緊鄰而居，完全沒有間隔，排與排之間的房子也只是狹小巷弄隔開。有些眷村四週用竹籬笆圍起來，因此“竹籬笆”成為眷村的代名詞。

【1956年】

宋美齡向工商業界、華僑募款來興建軍眷住宅，陸續完成多批眷舍。根據本年度的戶口普查資料，外省籍人口高達 121 萬人，其中 20 歲到 40 歲的青壯年人口將近一半。

【1971年】

50 年代左右建造的竹籬笆眷村已有 20 年的屋齡，歷經多次颱風已殘破不堪，因此原地重建或遷建的比例增多，經費來源部分是軍方撥專款補助，部分是自行籌款。新蓋的眷村，以 RC 結構的建築取代了原先的克難小屋，居家品質獲得很大改善。

【1981年】

眷村改建的腳步加快了，與以往眷舍不是平房就是兩層樓有所不同的是，十層以上的眷村相繼出現，“竹籬笆眷村”正式走入歷史。

【1998年】

台北市政府提議，建眷村博物館，將台北市的第一個眷村——四四南村保留起來，做為歷史的見證。

【1999年】

歲月流逝 眷村漸走入歷史

族群融合衍伸出的眷村文化不該被遺忘

文・攝影/張簡懿珊

台灣是個民族大融合的地方，眷村大多是由民國三十四年隨著黨政府來台的軍人所組成的。隨著時間的演變，眷村已經漸漸地快被大家遺忘了，加上人口的外移、房屋的老舊，原本住在眷村裡的軍人後代都搬離了那充滿文化的地方。眷村匯集了大陸各省的文化，因為眷村裡的人都來自大陸各省，而這些不同的文化最後也都變成了眷村文化。

全台眷村都將被拆除，然而老舊眷村的改建不僅是眷民居住的問題，也牽涉到這些眷民的生活回憶等，更重要的是眷村是三代外省族群在台灣生活半世紀的縮影，眷村是台灣生命共同體的載體，也是台灣重要的文化資產。

在眷村生活半輩子的胡爺爺憶起眷村的生活真是有歡笑有淚水，他表示眷村生活讓他最喜歡的地方就是在特定節日裡，每條巷子充滿了青天白地滿日紅的國旗。眷民們都擁有同樣的年代、同樣的背景及同樣的回憶。

眷村文化發展協會理事安豐恕表示，在鳳山有許多大大小小的眷村，這些眷村有些已經遭拆除，有些眷村則是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就會進行人口遷移。眷村文化發展協會表示他們並不可能一一保護這些眷村，只能盡自己所能做一些維護及保護動作。因為鳳山市長許智傑大力推動眷村文化保存，才能使眷村文化協會在保留眷村文化上比較不會力不從心。

在成立了眷村文化協會後，眷村文化發展協會也積極爭取保存明德訓練班與後方房舍，高雄縣府文化局登錄為歷史建築，並向海軍總司令部反應、爭取，獲得答覆八公頃土地是鳳山市都市計畫的機關用地，土地上建築物還沒有拆除的計畫。

安豐恕表示，他們定期在已不使用的大海軍明德訓練班軍營裡舉辦活動，舉辦過眷村文化節，也利用營區裡較老舊又有眷村風味的房屋，陳列由眷民提供的古早家電，讓人一走進去彷彿沉浸在那個時代的回憶裡，除了舉辦這些有意義的活動讓不是在眷村長大的民眾體驗裡面的風情，更是讓從小在眷村長大的民眾，一進到我們為他們布置的空間時，馬上就能有很懷念的氛圍。

眷村對很多人來說，不只是一個他們從小生長的环境，那裏也充滿了時代背景的交接，從小在眷村長大的張先生表示，當時知道要搬離從小到大生長的环境，而且

那裏還要被拆除心裡真的很不捨，只能用相片及故事來告訴下一代有關眷村的回憶。

現任海光眷村安恕豐對眷村即將被拆除感到不捨，站在他的立場當然是不希望拆除眷村，但他也強調人是需要進步的，保留部分是他的希望，眷村對於他不只是一個家，而是一個屬於大家共同擁有的時代、文化背景重要的地方。

前些日子，藝人王偉忠以眷村後代來拍攝紀錄片「偉忠媽媽的眷村」，及舞台劇「寶島一村」，這兩部都是在描寫眷村的故事及往事，相信對從小生長在眷村的眷民們來說，這兩部都能觸碰到他們內心最深處的那塊回憶，一切只能靠影片或照片來懷念。

眷村文化具有年代上的代表性，許多兒時童玩也都是由眷村小孩所流傳下來的，每個年代都有不同的故事，而眷村就擁有了許多屬於臺灣人的故事，不只有文化的傳承，也有許多值得被保留的故事及文物，有些習俗也是經由眷村的眷民們才讓台灣傳統節日更有節日的氣氛。

眷村文化保存不是件容易的事，需要大家多多支持，因為有大家的重視，各界才更能對眷村文化保存更加重視及完整，之後不管妳們是到了哪裡，看到有關眷村文化的展覽，希望大家能停下腳步，用輕鬆愉快的心情去了解這個屬於台灣歷史文化的眷村故事吧！



「永遠忠誠」石牆充滿軍人生生不息的象徵。